棗林雜俎

棗林雜俎 和集

幽冥

妖異

叢贅

故官優免
總兵攝知縣
張烈
金傑棄官
孫思聰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田千秋葬像
汀人善舟
王希周自刎
汪在前
錢若賡
立擬追娶婦
嚴世蕃養子
駱文盛
張二郎辭宮賞
張承
東洋行縣
十友
海鹽煙火
販海
吳承恩報仇
丁賓
梁國瑞
高儀尊師

臂紋
趙南星
陳長祚
括銅
銀錢分定
名刺
書法
產異
沈淮
朱國祚
董應舉屯田
樊良樞

印綬放花
魏廣微
汪文言
黃遵素
倭佛殊報
通家子記
茅筆
朱國盛朱積逸誚
熊廷弼
毛文龍
顧秉謙
箕仙

魏忠賢

余煌

郭之琮

閻揭

周圭

陸完學

綸命

起居注

何吾騶

虞山俊輩

傅冠

戎備

黃汝亨

天鑒錄

孫承宗

先帝倫德

田以謂

周道登

張鼐

錢謙益

程國祥

李長庚

楊嗣昌

作文法

心竅
孫傅庭
阮正中陰德
科第陰德
熊開元
兵疫
佛災
武塘詩
劉宗周不捐俸
借㒵脫囚
收生婦
范允臨書屏
周延儒再召
曹文衡
白楹園石
吳培昌
董象恒
蝗蟲秀才
弔沈何山詩
考陵碑石
市癐
南內盜
清豐義士
梁州杰

陳美發
王介人還妾
三區方畧
陸澄源刺黨
娶娼
鄭芝龍
追封母后菩薩
錢弊
訓儲
李陵樹
陳際泰
王漢

陸員外贈妾
江南選舉
馬玉
馮賄
巡臺私從
誦經滅蝗
癸未選館
降級
閱武
復湖
凌駉
丹銀

金箱
吳之俊五議
趙庾
朱積離魂
傭養
誕日疏
入瑞
夢卜
排調
同庚

時敏
顧錫疇
獨足鳥
修心
逸詩
嘲錢牧齋
私謚
硃墨預兆
前定

棗林雜俎 和集

鹽官談遷孺木著

幽冥

東岳

博物志東岳主召人魂魄其始不過謂東岳屬木為魂蓋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他也昧者不之察遂謂人死魂皆歸東岳岳神將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

文昌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為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昌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傅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為文昌化身又可笑也五雜俎

梓潼神清河張戶老之子名亞字儒美周後七十三代世為大夫未嘗

酷民虐吏西晉末丁未歲二月三日生載化書廟在劍州梓潼縣

梓潼縣有善卷祠一日惡子民歲上雷杵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公取去

三官

三官之名古不經見始見於張魯傳中魯以三官教行於蜀之鶴鳴山凡人有所祈禳則書其事狀為三一焚於山上謂達於天官一瘞於山下謂達於地官一沈於水中謂達於水官其祝日以正月之望為上元節祝天官七月之望為中元節祝地官十月之朔為下元節祝水官後妄人撰為三官經謂陸氏子娶龍女生三子俱有神通一天官一地官一水官

羅者洞

枝江縣西南羅者洞即春秋羅子再遷之地居民罔知託以神怪楚紀

靈濟昭烈王廟

廣德州城西横山有祠山廟神吴興張勃也一云武陵龍陽人生西漢末游苕霅之間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功半遁於横山人祝之大今李氏廟在州東二里曰昭妃廟

象山縣志唐末忽有一石香爐立而附於人曰吾姓莊名穆祠山昭烈大帝也當廟食此山以福斯民衆驚訝教諭梁宗明率衆立廟祀之今曰莊穆廟噫一祠山昭烈也姓名互異如此

崇善王陳項

錢塘皋亭山下為半山祠崇善王會稽陳項晉時使卜斷臂不屈卜壯而歸之歷仕四州食邑會稽葬皋亭山有女弟避寇山洞不欲乞食絶粒死屢有靈顯或曰碧霞元君碑云弘治時遣使祭之　穆宗禱祠茲山

支明夫人

天台山東壁嶺車支明夫人廟周顯德二年建神本婦人曼嘗見怪配以支明龍王遂釋

瘧使司

瘧鬼姓彭兄弟三人游於廣漠之野古帝王髙也凡運歩者過之輙病病時直呼其名即止今大原郭守詢呼之有驗作瘧使司記

輪廻所

天啓乙丑沁水故縣鎮蕭味道疫死再日甦云冥司誤攝司曰輪廻所其嫂變黄牛其脇白償何騰蛟穀八斗尋嫂没何氏産犢數月鬻售皮得穀八斗

碧霞元君

漢明帝時西王孫盌國奉符縣善士石某妻金氏於中化元年甲子四

月十八日子時生名玉葉貌端而性穎三歲解人倫七歲聞法禮西王母十四歲感母教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修道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本山焉

李諤瑤地記黃帝建岱嶽觀嘗遣女七人雲冠衣羽修奉香火以迎西崑崙眾是考之則玉女必黃帝遣七女中之修而得仙者後世因之祠於山高誨玉女考

嶽頂玉女池側故有玉女神像泉源壅濁宋真宗東封泉忽涌澈故祀之馬端臨通考又稗史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圮石像仆至唐童淪盡女淪於地至宋真宗封泰山還次御帳滌於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祠之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

聖女祠

林縣東南三十里下洹村聖女祠相傳高歡之女母嘗養病於此母亡其女三人殉其葬天彰其德以為洹水神每災害禱之輙應

玄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峰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　朱公安游太和山記

太和山巔真君殿殿可三　許俱銅質沃以黃金棟柱門屏題額並具其像與四天兵皆銅精工踰土木

漢壽亭侯

江東刻關廟會文五十篇候壹批評為序論文以抽發性靈為主　陳明卿無夢園集

歸安昆山關侯廟潘少保印江李　州建門額曰武安王廟殿額曰漢壽

亭侯關公廟旁署羽書出鸞筆又題柱曰昭昭與日月爭光悠悠共乾坤不老

海鹽吳尚書中偉先任貴州學使公署前有侯祠以其障而徙之加闢擾焉已吳坐堂上有銀甲三人直入不爲動俄子婦痼疾死弟無如尚書何也沈太學世治說云尚書面語者

崇禎丙子二月朔流寇攻桐城卜於關廟不利褫神衣斫其右臂及攻城斫者死焉賊完像謝罪

壬午十一月十九日夜淄川翰林侍講孫之獬夢神禦北兵及兵至知縣史能仁巡南門父老言神像汗如雨事聞於朝

癸未正月朔河西務關廟僧夢神禦敵久馬生蟣虱求整刷驗之良然

吾邑南門內關廟扁末了英雄出鸞筆

丁亥正月三日仁和臨平鎮戍主屬東大橋之關廟久矣是日小卒忽

作神語責數其罪戌主怖謝請修廟小卒素不知書至是手疏里人名醵建揭旗以募或書國號即裂之但書神號而已戌主因避他舍其事予友人目覩

周凱

東甌周凱吳晉間人時橫陽永寧安固三邑地皆斥鹵凱開導三江悉注於海因射箭退潮而没民為立廟曰仁濟廟至今有司歲祭

雷廟

予友姚榮夫為高州幕官高去雷陽三百餘里自言親至其地見所謂雷公者為予言甚詳云其地雷聲特異雖時小殷屋瓦皆震如近在簷宇間者若迅雷必連擊數人雷之神曰陳文玉有廟甚威犯者必死廟門建二高標毎欲發聲或享祭時必有紅白二鳥飛集標上怒氣勃然無不沮喪廟中人云廟後山有所窟也皆藏土中出則行天其言如此

柴夫曰一日郊行忽數夫舁一物至狀類豚體有斑點文問之曰此所謂雷公也俗謂之土豬兒舁將何之曰往瘞之耳董殺雷公傳攷雷廟在雷州城西南八里陳大建二年州氏陳氏亡子家畜異犬九耳每獵卜其耳動多少為所獲數一日九耳皆動既而獵得一卵圍尺餘捧歸舍忽震雷劈開得一兒兩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及長名陳文玉登第為本州刺史沒後神靈大著州人祀之自五代至 國朝皆加封祈禱無不應其名雷州自唐貞觀元年或曰城南十里許有擎雷水州因以名

白眉神

教坊供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針綫刺神面禱之甚謹謂撒帕着人面則或溺不復他去白眉神即古洪涯先生也花鏆志

李衛公廟

安吉州李衛公德裕廟宋政和二年三月四日廟中隕石云歲豐之兆熙寕甲寅嘉定己卯元泰定己丑三月乙巳明成化辛丑八月甲辰俱隕石殿像無一損 安吉州志

諸葛武侯廟

洛川縣諸葛武侯廟規制閎麗相傳宋曹武惠彬過之以偏霸撤其廟闆下石不可去刻云知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武惠神之下拜益嘗加處石置龕中并祀武惠又田者得複瓦修尺有一寸五分博四寸形如常瓦獨兩旁中空枕之值更輒鳴怪而碎之內篆孔明行軍枕字徑寸高平馮吏部養志時宰洛川藏瓦之半

岳武穆廟

山陰王方伯泮嘗過湯陰勒詩岳祠中意寓微諷還里以示郡守蕭良久之鄰人某被冥攝見籍注方伯毀謗先賢蕭良詩證奪壽亡子孫墨

書其他善事朱書也鄰人驚詫走語方伯果然乃改前詩馳刻湯陰之祠雖壽終亡子白洋朱氏說

嘉靖初錢寧死後魂游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許宸濠宴駕迎立雖然數也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次矣問在宋何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王文祿庭聞述略

晏公廟

晏真人名北海宋元祐時晏坊人牧牛圭旗面山遇二仙奕石上侍閱良久各授桃食之後羽化鄉人立真源堂奉焉凡蝗蝻水旱祈之有應

歸化縣志

臨江府清江縣北三十里清江鎮晏戌仔宋初為文錦堂局長因疾歸登舟即尸解人以為神立廟祀之有靈異於江湖 國朝封平浪侯按兩晏公今郡縣多祀晏公或清江晏氏耶

蕭公廟

新淦縣北四十里大洋洲人蕭伯軒宋咸淳間死為神立廟元朝以其子祥叔合祀　本朝遣官諭祭永樂中其孫天任卒沒者靈異亦祀於此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臨江府志

奉和蕭蘭芳殁鄉人奉為小神永樂中裔孫大任復以神顯呌白石一拳坐逝遺骸貯木桶中置廟東廡江湖榜人崇之太監鄭和下西洋奉神命封平浪侯煙霞小說夫英佑侯一人耳名籍互異如此昌從而訂之質叔向以臺駘問賈生當有其人敬識於末

宋相公廟

富陽縣紅山宋相公廟宋　寧宗時尚書棄官修道咸淳二年成神今其後人皆習禳厭之術

利濟侯

金元七前元長洲民世出一人生有神助專拯墊溺之患年四十上下死柩着靈異今其地曰金家庄 陸采覽勝記跋一曰有二子疾大困願沒身為神救危厄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願 國初封金元七總管萬曆初封專充庙司

東華洞仙

東華洞主人郭維貞因姑入宋李隱莆田之壺公山不仕元杜門學道因葬焉其家奉一仙曰郭東華極靈後入莆田周吉 崇禎庚辰進士投懷盜今在兵充斥仙為書符籙卻之問後福書云此人乃岳武中宮第七子降凡日後有封侯之職是仙能書畫

宮亭神

宮亭神甚靈有婢名如願客有所求即如願即獲又能於湖心分風使上下各得順風故劉删詩云回艫乘派水舉棹逐分風

神樹

正統二年六月乙亥雲南晉寧州學正楊茂上言城外塔墩有大樹願怪異居人祈禱輒應因號塔墩聖母因曰神樹永樂中大風折其樹軍人陳福海鋸以為板內有神像戴冠執圭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其止既茂禁止祀加封號　上以淫祀非禮也其止弗聽實錄

雪冤紀異

祭酒汪偉曰南臺侍御莘亭沈壽子公正德戊寅秋七月奉命按視屯田於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手訟牒隨而訴者幾輩君點數而目識之既而失其一詰諸左右左右護應曰蓋講而散者也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沈見三人焉隨宜處分之末一人蓬首跣足衣敝甚乃道中所見而復失者君問之若何許人應曰全椒何名曰小羊訟何事曰有冤也有牒乎曰無有沈叱之使起因忽不見急索之弗獲然是時亦君獨見

之而與之言左右莫見也君知為妖大駭雨汗嘔痢交作縣令孫賁入
問疾君語之故因詢之曰縣中得無有寃乎對曰往年有傾景祥者為
其　景原景昭所害及其子計兒事適敗露殆非是耶意景下有小祥
字半為羊耳君疾隨亦良已遂竟其獄則小羊者景祥乳名也豈不大
異事哉

貞婦𦍑臺

正德丁丑歲黃巖結訟者夜泊清風嶺下內數人戲謔貞婦因詠詩詞
以資謔譃即時風雨暴作舟覆而死𧪪有褻冒者遂有奇禍見蔡潮重
修清風祠記

百老屯

正德十三年車駕出居庸關駐蹕有白鬚翁百人迎駕近則無所見因
名屯曰百老

劉兆元

上海劉兆元任懷慶推官臥疾見女子旁侍以家婢令取茗恍惚不見遂引告卒於家嘉靖　事

曾銑

江都曾石塘銑諸生時搆文苦思嘗步入叢冢間見岸鬼語河鬼曰若何時得脫曰明旦萊傭代我矣石塘明旦候之果萊傭將浣足阻之夜聞鬼語曰本得代奈曾砍頭誤我

楊繼盛

嘉靖戊午四月三般災人見楊椒山青巾縞服雙眸炯炯馮午門西角檻若指揮撲滅狀踰時方隱

王秋英

嘉靖甲子福清諸生薛夢雲瘞石湖山遺骸夜覆人至云王秋英字澹

容楚人元末從父官値寇擾崖死感德相就輒數日一至多吟詠明年寒食祭墓即出見同歸生子萬歷癸巳以緣盡泣别

土神陰譴

吾邑石井村某怙訟寓杭城十三灣巷醉而溲土神祠前已悔而禮謝及訟勝賽飲而酣謂神費我蘖一札於爐當訴汝城隍廟蓋戲也夜夢神曰汝自褻自禳於我何預即訴之城隍可也汝狂悖關公行撻汝二十矣明發懼不出晚巷見肇上人傳呼過者避入酒肆所懸牌適觸之墮肇上怒之逮酒家悮及某撻二十則適關世教也

尸蹶

洛川縣某死殮屬夜侍各假寐尸忽蹶起徧吸諸人口其一驚走掩戶尸追出格於戶相抵詰旦人集嗅以犬血尸始撲不決月受吸者相繼沒高平李養志吏部說吏部壻見語

海寧袁花鎮祝俊卿父沒宗戚方酌奠屍忽躍起諸人越日俱死父尚在孝廉朱近脩說

周如祇

卽墨周礪齋祭酒少讀書東郭精舍舊有祟公獨宿不懼夜忽一縞衣少丈立燈下久之不去叩以功名如券且期末年一見及卒之前歲往往遙見之

蕭觀察

江右蕭　任浙江按察使亡子而襲其應嗣者有戚友來候經三衢其故嗣求附行雖知其鬼不能卻也因入杭之官舍出曰大門見拒乞楮錢若干許之見其隱鼓中亡何蕭下世嘉興沈德先王事記其名

陳夢璇

閩人陳夢璇官粵東江隘來舟悮觸篙工蹉跌陳氏悍奴遽推溺之行

里許晴空忽晦有神如雷公狀立舟上責奴曰爾宿愆深矣嘗一事善得延喘今枉溺人難逭也摔岸上灼死舟人大怖神又諭以無恙且曰茲池許某善人也可訪之遂霽男璇如其言訪許某

延安地飯

萬曆壬辰修延安府城坎地多盂飯人啖之亡恙

王立穀

萬曆戊午新淦令臨海王立穀入覲十月十八日宿荻港二青衣夜攝至帝所冕旒正坐旁席二人侍衛獰悍主坐曰爾丙辰八月命盡今猶齋戒力也爾何違之示以薄詳注年月至丙辰八月而空即下獄在坐者起請勘其破戒後事階兩巨麓俱縣牘并平日戲筆在焉各騰氣青黑白赤不一吏蔺聚之先青黑次白白聚而青黑色漸縮次聚赤則青色隱黑色寖微主座視赤者所刻金剛般若好生編及社倉卷也餘不

盡見主座曰當損明延年猛使扶目而寤聞雞鳴家人守視不能舉目即乞休持誦歲日愈王自有記立穀丙午貢士

楊鐸

嘉興楊鐸始萬歷丙（壬）午榜俞廷讓也登庚戌進士任吉安司理在逸兔歸癸丑卧疾夢冥召懇以對門易鐸代冥隸許之亡何易鐸死始大怖買其喪而火之亡何易氏妻呼市中謂我易鐸也為楊氏借腦今返魂無歸所矣奈何楊聞之度不免命覓錙以殯

沈壻鳥鳴

海鹽沈某貧亡賴聽野鳥啁鳴各效之酷肖人因以侑酒有薇賈舉之姑蘇偶鳴於綫店中富子適僮市綫久不至訶之曰肆主聽人禽鳴故遲我我非遲也富人問所為禽鳴者述其狀亟召試之大悅留家監所有空舍素多鬼以寢之明旦未起家監扶戶入沈某猶鼾也曰夜若白

衣人謂盡以遺物相付家監大craft坎室中窖金供鴰沈某及富人女名

蓋富人亡子止一女遂以婿沈

葦舟

崇禎乙亥予館海鹽橫山張氏其邑寓李洪宇先年莫赴橫山中道有舟鼓嘁而來求附載登之行里許心動亟登岸因足抵其舟半覆疑之遂他宿或曰此安得舟也旦往視登處則亟者縛葦為舟列鼓嘁半覆者也李迄今亡恙李又云贼曹李恃勇亡賴嘗於西鹽倉擎私鹽者始而角已舟漸縮如鴨異之抱歸時婦暴卒移刻而甦問之云我登舟為惡少年所毆幸奪免也

朱大絨

崇禎庚午李水心司理嗣京預闈闈比舍郎同年郭夢言於二十一夜同聞戶外哭聲寬抑嗚嗚不能出諸口明日搜朱大絨卷其表有鬼

要非無因之語篤為異事李自有記

婁東冥判

太倉徐坤素齋誦崇禎癸酉六月二日夢攝冥府事百日每夕鞫問九月二十日事竣刊有婁東冥判

沈招遠

癸酉仁和沈招遠桐鄉錢汝邁並麟經出金華令項人龍之門招遠力薦寄徑錢氏遂抑二佳卷於乙榜其一忿死而招遠疾時若對簿狀寤而走錢氏曰事發矣弟向詒兄實千金附進今被陰譴兄坐累亦弟與項師不可活也明年果並沒汝邁以他事除名

張耀采

乙亥正月望日　參政張耀采卒於刑部獄中甲戌是日吏部考功員外郎弓省知自縊適滿歲耀采目見之

神燈

己卯正月二十二夜神燈見海監郭店鎮可二十刻

鄭城神誕

辛巳山東旱蝗鄭城有神降日七月二十二日水至八月望定至及七月果水溢人因信寇至扶挈南走宿遷迄八月亡恙

徐銘

華亭徐銘　進士徐銘經之兄辛巳疾歿且殯忽開目曰異哉有陽必有陰云云遂甦人問其故曰吾至冥司見來牒為公句事後計開有罪犯人七名首陸彥章張侍郎鼐次開應死平人　百　十　名身預焉名上書聖門弟子凡諸生皆然人各著某人子或著某人弟防僕攝也末名唐鉉亦華亭人時游關中從卒欲往卒主吏曰客死最重此人當歿於家監僕之耳主吏冠服如驛卒狀銘　未幾下世唐鉉聞之不

敢歸捷　還里果卒　包長明說

豐縣逃鬼

壬午北兵陷豐縣有二人被創狂奔或叩之曰城破以訴城隍神問神安在曰逃沛縣時沛縣堅守

郰鄲鬼

崇禎五年流賊犯郰鄲殺童祀神後冤鬼宵啼路鮮行人或曰生畏賊死猶是也以賊嚇之可止後復啼衆大譁曰賊至矣自是寂然諺云鬼怕惡人豈其然歟

蔣國華

江陰蔣國華花塘里人性樸質先是天啓丙寅年二十六夢青衣童子引謁城隍神及岳相東平王隨詣東嶽廟地皆青碧至今庚寅三月十八日經蔣家橋見大父呼之赴冥司攝事急歸浴而卧土神促程兒卒

按上馬馬躍而醒亡何仍往經大城坊曰幽冥橋渡橋入東門曰善慶
關福德門至東岳都相東平王府曰都察司入揖至岳廟即丙寅所見
者殿左右七十二司造冊所曰監錄司冊有六曰善惡曰生死曰殺傷
曰無端曰荒蕪曰瘟疫冊各四帙每司造冊吏十二人總管十二人因
朝帝令覆冊分詣各司國華領左箱第十三憲察司天下郡縣城隍神
俱金幞頭候門冥官仍進賢冠青錦袍冊書順治七年國華派冊訖因
謁閻羅天子命判官檢國華壽尚二十一年閻羅則宋韓魏公琦也辭
出童子送之登舟及岸而醒二十日早又見大父促冊期二十七日入
冥如期二十八日則荒蕪瘟疫無端三冊竣江陰城隍神蔡　奏縣重
困不堪疫帝不許又限生死善惡殺傷三冊五月十一日竣至二十九
日復甦五月朔又入冥印疫單在東平王處名氏下詳疫狀印訖下城
隍神三日復甦

顧曠

邑諸生顧曠住橫徑河丙戌九月館陳氏午倦憩攝入冥司閱籍乃唐謝小娥身後也其籍青函鈐印詳載履歷近蹟十五歲不注續原名義年二十二時蠲吳氏子錢增歲一明年諱女子某私事增福一歲又明年收糧重其衡減歲一其增減類如此凡不徑意之事悉載焉寤以語人甚詳予別有記

臨江府志謝小娥不知何許人父為廣州兵官部押金銀入京攜家附舟過蕭灘二里許遇賊被害小娥溺水獲免旦附魚舟而出行乞於市後為鹽商李員外家傭奴娥見其酒器皆父物悟向盜乃李也心銜之俟生日舉家酣醉持刀盡殺之事聞命以官不受願為尼乃建寺居之即報恩寺是也 相國李紳有傳

朱之椅

東里朱之椅同予補諸生膺貢訓導海鹽丁亥十月辛戊子十月降箕云以八事見錄天曹成小神問休咎多奇中今其家立祠

郭基

金陵郭基無壞性戇直崇禎戊寅應試句容有檄以玉兎山司瘟廟闕郁總公代之辭不往檄者求暫尤徐往可也試訖還家語家人治後事而沒是夕廟之鐘鼓有聲不夢羽士塑其像

張生

仁和張生　父玄有家學好牡丹亭西樓夢等劇館橋司鎭尹師東家嘗外醉歸聽擊竹聲啓之見豔女携燈相狎將曙珍贈而別生有詩半庭新月青燈外一種私情翠幙中記其實也後攷之蓋趙女停柩其所贈皆殉具

歌鬼

嘉興某生月下清歌忽後有和者同調契洽延之家飲仍歌如初夜分而寢鷄鳴其人即去不及別又扣門詰之曰我實非人也亂後如我輩甚多今後毋宵行投歌或妨他輩耳

庚寅六月或徵優於嘉興城晚舟行二十里抵舍座客四集演劇數闋優覺寒色有識上客故編修屠象美給事李毓新諸公者俱前没駴之亟振金鼓則四無居人乃故相呂文懿公墓危鱉三四頭尚縣於上

說鬼錄

張真人家有說鬼錄

豐沛鬼

丁酉夏秋間豐沛蕭碭多鬼衣冠雜途中或相問答語即引去迷死闇者戒途

黑龍潭神

張秋鎮北黑龍潭其水深綠有工人三中夜聞呼聲云某宅修偶門先付銀五錢可即往乘月行有二人先候之及潭側謂吾當挾汝勿碍也正挾時墮潭中覺衣履不濡宮室偉麗引入後堂修輯掖門有老人深目長鬚布帽綠衣出問之各勞一金凡半月畢工又賚千錢遣前二人送出天明行人見三人卧沙上語其家各挾歸

城隍神

南京城隍神孫策北京城隍神于謙杭州城隍神周新

松潘尺骸

蕭山來憲副云松潘浚城隍得人數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自三代以下皆具

嶽壻

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

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太山耳 元黃溍

子路

成化間河內縣學居民於文廟欞星門內及先師殿前牧日聚其中忽見一人頎而黑手持木器怒而責之即入殿中隨視乃十哲中子路也後其人竟疾不起舊有碑記今剝落不可讀而斷碣尚存夫以聖賢妥侑之地為愚民畜產之場誠不得逭其罪然子路乃顯靈而朴之意當時剛毅之氣歷千百世未歇而亦以見鬼神之英爽不可褻也夫敬而遠聖人訓之矣 河內縣志

太原高自卑太學嘉靖十四年知咸縣嘗丁祭齋宿夜夢仲夫子持戟入廟受享臨祭忽聞一主覆於龕高曰此必仲夫子主也視之果然一時咸驚

蔡元定

建陽縣象岩山蔡季通讀書處堂曰顯慶紹興辛巳季通於堂中推演子孫世數未有數終輪與猶有代御史尹仁為政嘘之句成化丙申巡按尹仁入閩夜夢一老人來見叩姓名蔡元定也至建陽訪蔡家譜見顯慶堂推演詩不覺竦然即捐俸為建傳心堂晉江蔡元偉曰周子出則知數學者邵堯夫朱子出則知數學者西山

山西諸生某丁酉臨闈其僕病生初場出病僕曰主人且捷我在場相周旋也生未信病僕言疾舍事果不妄次場亦知之生曰果捷某人有女吾當以配若病僕曰我隸也彼則溫室何能詘之生曰果捷吾力能得之爾何虞焉至末場出病僕曰主人除名矣蓋望日天神考陰隲謂主人設心惡已更他人名也果驗

藏經志怪

厠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

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蒸室三年
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蒸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
尺見之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
之則去又木之精名鼓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歲木其中
有彖名曰賈詘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
川泉地利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
之精名岱委其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挑匕刺之呼其名則得之又
金之精名曰倉嘈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火
之精名曰㘣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
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
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使取金銀
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以其名呼

之使人宜禾穀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
不迷又一故車之精名曰寍野狀如輼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
能傷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　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故臼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
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
人長五尺五采衣以其名呼則去又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
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澗水出流千載不絕其精名
曰善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又三軍所戰之精名曰賓
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亦石之精名慶
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丘墓
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鬬不休為桃棘矢羽以鵄羽射之狼鬼化為
飄風脫履投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闠其狀如囷而無手足以

白道書宋伯
生道書 跋
見生道書

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夔狀如皷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夜見堂下有兒披髮走物忽之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无咎又百歲狼化為人女日智女狀如美女吉道旁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人丈夫娶其妻經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又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魂則去

魯汶

金樅魯汶嘗年讀書於學宮東廡夜有美妹喚開門汶用劍斬妹逝松樹下後發藏視之乃艷狐也後曆貢任萬年主簿鋤強扶弱卓有政績

金谿縣志

金龍卯氏

嘉靖初盱眙縣石霸集卯氏嘗有妖竊覓水每伺之不得一日晨起見中霤大光燁燁欲騰而上主人以田器擊之鏗然墜地有聲視之金龍

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數十裹而瘞之禱神畢出之亦金也其身尾俱銅錢其家今富盱眙縣志

龍女

海鹽許村南五里龍王塘初有女汲於河得浮卵吞之因娠仍生卵棄之化為龍去復時候其母留龍鬚為筆遇旱以筆書符投龍王潭中其符浮於臨平山之巔立雨後令君取其筆遂絕響

毛女

袁州萍鄉縣東五里毛仙山昔有人過此山逢一人徧體有毛言詞異常後不復見宋朱晦翁嘗問驛吏云狐魅所為遂題詩云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卻有鄉童解端的向儂說是野狐精

潼關老人

潼關兵巡道制頗宏壯後牆叢篁茂密嘗有老人深衣博帶出與人交

語人不為異嘉靖中南充王南岷廷　任其地一日呼入書室語以個既出見人若非精靈必係神怪知我未來事乎答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冊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集也公異之乃遷署澄水西以其地為察院其年洪水堂宇漂盡無復叢篁異不復見王公果總憲 朱明虹

舟葉

廣西宋君佐署當陽縣學云沙洋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應毀瓦畫壞與之角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遂詣門擾之官府亦無如之何月餘不知所往 承天府志

龍眼怪

秀水屠憲副叔方孝廉時見二髑髏流內室侍女皆怖屠躍起執之為

龍眼核署用明說

琵琶亭怪

嘉興沈昭明德宿九江之琵琶亭午月浸空同輩五六十人有眇丈夫摳衣露臂徧印諸人之面惟不及孝廉明經沈手拒之覺腥滑次夜裹刀以待越再宿刀中其臂血流奔岸亡何面印諸人皆瘧

關揚

大同公館相傳有祟使客多寓外舍縣令關揚不信夜列卒爇炬迨夜分素婦步月階下關叱曰果冤乎哉宜訴我婦忽自空入觸衣領緣間簇針如蝟炬頓滅僅熒一蠟婦逡巡欲前遽麾之即隱關就寢席為針刺屢拂如故起移床而壁間紙動揭之則複壁也關引刀秉炬而入有物相撲刀舉炬熄旦見白狐死壁下

妖復

桐鄉龐嚴蘭津讀書寺上深夜獨坐有麗人扣戶入之詰所自云宅耄嚴疑其祟疑坐至漏盡始去明日告歸抵舍夜夢麗人貽以弓履果得之枕上雙繡紅灼嘗出之示客

贛榆妖

吳興朱　司理淮安署贛榆縣事署夜命僮摩足俄若針刺視之非僮也少婦也佯任之且摩且寐刺漸深醒又僮也仍寐且叢刺驚起又老婦也朱命燭之又叢刺怒甚見老婦入壁破其壁老婦立自如朱折几撞之相格鬬稍倦妖倚牆而立朱舉椅抵妖於牆不可脫僮刃之背白毳如綫蓋狐孽也

丘志充

山西懷來道右布政諸城丘志充公署有樓多祟閉久矣丘特登之積塵栔寸其妖冠進賢服金緋凡六七人或排衙敺吹或宴樂如此不一

嘗簡丘彌都臺其墨淡留數日字滅丘計迫縱射之妖拍案笑接其矢乃縱獵犬發銃斃數十人冠緋者預焉妖雖絕而丘以通賄營關府事泄下詔獄棄市

魯府童子

崇禎癸酉夏日魯世子以狐忽見一童南髻藍衣朱履行日中杳不見影世子急尾之忽岐為二相盼即失之邑人吳大行本泰使魯府有詩

素娥詩

長安鎮人某讀書臨平山中晝值歌伎作歌伎琵琶詩矜誦不已俄縞麗叩門詢之曰素娥留坐歎其佳詠某媿謝求和素娥朗吟曰歌側雲鬟尚帶羞聲聲猶唱八甘州歌來無力眉常歛彈到傷心指半柔腸斷花前絲續怨魂銷月下夢陪愁惹人無報輕歸去今夜誰能伴錦裀某戲請伴笑許之拉往其處室具俱白宿數夕送之曰如念我可時至也

某自此詩思日進秘不示人　趙昌齡說

魚妖

湖州烏鎮董威故尚書份之裔蒼頭某頗饒庚寅夏有物空中求飲食違則見禍懼而享之見黑氣如雲飲啗甚壯屢索不已　某以告威威亂後好養生家言禳以羽士儀擲磚石詬怒而洞庭山隱士施亮　生有道行召治之雖遁而不絕　某訴之城隍神詬怒如故威言於烏程令劉璽璽清執嚴有聲遂齋沐告城隍曰陰陽各有所司何得縱妖擾民妖月餘來云我求食無大罪今城隍釋我矣爾其奈我乎威因檢道藏有曰凡妖魅為符呪所不及治者製桃弓柳箭伺其至射之如其法始絕蓋太湖魚妖也

徐氏妖

邑諸生徐仁振故太守伯徵子家西鄉庚寅七月朔步庭除拾書曰歲

在戊子仲秋月中秋夜予坐書齋見月缺紗窗玩賞無已幾無何不覺困憊為睡魔纏擾夢至徐似翁家直入新樓下見其室燦爛徘徊久之少選主人出敘論握手揖我與坐主人東向坐予西向坐相與道賓主之誼甚懽主人因言曰予宅非凡地下有玉鯉魚金鱗而赤尾其泉直通大海予先君以為善卜居於此予聞主人言才且驚且異且信且疑俄而地裂有魚出焉化為黃龍而去是時予駭甚始信其言之不誣忽聞戶外喧然猛然而至詢之則諸公子射也予亦起入人叢視決勝負但見諸兒操弓挾矢其仲子連發十矢合式者三焉旁有鳴鑼者七聲緩三聲亟於是諸賓客親鄰觀者蓋如堵云懽笑倍常予亦驚覺已月轉中庭矣特予自思之予之與似翁素無相識且不通姓氏無故而過我以寤寐豈其後予與似翁終非陌路而姑於今日天作之合耶抑予之後有興者而姑借似翁示顯應耶否則似翁家之事無關於予予何故

而得此南柯一夢也予亦不論其事之有無姑記以爲後日之驗應思
發矢之人似翁太守號也仁振以呈太守謂黄龍句慮禍爕之弟誼振
手錄焉是月十三日誼振卒或龍飛去十矢三中其兆云而妖記特奇
從太守壻吳　寄示者

浮提國

海外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游行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極意與人同樂欲返國刻頃可萬里萬歷間葉侍御按江西有司言市上一群狂客善黃白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賞之過其直滿用金錢不甚惜及抵暮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俱無有請大索侍御不許召至前果能江右土語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舉之案上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絲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顏獻此二者侍御卻而遣之明日遂不復見　平湖沈長水先生集

宋氏烏巢

蘭溪山何宋氏烏巢於樟其鳴似云何相傳樹應越州有男子探巢得千金謂越州者紹興也因覓紹興投逆旅解裝飯於市且縱步忘逆旅

姓氏失其處僅賸繖蓋而返則烏啼如初仍探之得大鎰五十金上有字此金贈與送金人男子又持往紹興隔年餘矣值舊逆旅出其故橐男子曰此天以賜若吾自有五十金也備道其事締好致富

豕言

仁和橋司鎮村人畜豕將召屠令妻飼其餘豕忽聞人語聲察之一作繖人音一作蕭山音一作松江音妻驚卻告其夫夫走蔬果然其家亦亡恙

瘞孩復甦

澤州原天順八歲被市人毆死訟官驗瘞數日有狼啣出仍活

鷄子中魚

嘉興項氏家剖鷄子中有魚躍於地忽不見

鸖啣兑馬此非異事中有鸚實鳥能演劇而于步不移我目覩也

較啣兑馬勝一籌矣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竈三百五十三丁每丁帶耗貴月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釐司官婪甚每丁加一兑馬重三錢一分八釐上官不問萬曆六年新安汪雲秀東提舉如前例忽一鵲啣兑馬飛去復置一馬又啣去雲秀懼而欲裁之條吏不可因循半載事發抵罪

天書

崇禎丙子西安縣市人王氏忽雷雨中偶躡產室雷雨遂霽階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似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滌不能去頃之自滅

象山妖異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有妖祟六人一老嫗四為媳一為女至邑之梁氏托宿舉家俱無所見惟一幼子婦見而延之相與敘禮延入內室問答朗朗有聲供茶畢婦啓曰尊客宅居何處老嫗答曰家居不遠世與宅

上爲舊歲今歲各當還女翁往嘉蘇貿物家乏主特來相倚婦唯唯備告於姑姑疑婦爲祟所惑具牲醴賽之老嫗等怒責之曰事急依人吾非鬼祟爲禍者何以生物食我令婦熱而進之盤盂盡空夜邀婦同宿無異生人如此者半月餘始去既而人詰其婦云老嫗雖耄而容儀修潔不凡其婦女數人則世間所絕見者竟不知其爲何怪云

隆慶二年九月五日申時有紅鷹將葉明家十歲兒自東門攖至天字號觀風亭上其父急禱趙元帥奔追獲歸及詢其故兒荷趙元帥鈇簡擊鷹始得活

萬歷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縣城中妙華堂忽有異人跼背各懸一鏡手執紅棍肩負紅袱兒童爭視之遂化青煙而去以上俱象山縣志

陽武泣聲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陽武縣西北門外白晝無人闃有如悲泣狀凡三

日時云鬼哭是歲河溢其旁層壇衝漂朽棺枯骨不計其數 陽武縣志

雷神書

萬歷十五年六月獲嘉辛豐里人王好仁妻師氏抱兒乳哺忽雷震死
所存僅皮骼齒輙消盡兒亡恙也皮有雷神書二行鄉人莫識

叢贅

沐英

沐英祖籍饒州樂平縣李姓先墓在大汾潭洪武二十八年沐春乞遣
將代鎮親詣樂平致祭八月進封春黔國公不許擅離

蘭谿金訓導 云沐英祖徽州績溪人專棹舟歲莫值地師失路求
渡因問其淪落狀閔之留於家春初雪地師偶步奇其地歸謂沐氏曰
此族人某山也若得之易易耳吾屋三間彼欲之索直三百金故不果
如售屋則山歸我矣於是成券果得山且為擇葬囑曰行當有大禍頻

不發也尋爭渡甏人戌定遠

徐達

徐中山祖墓在豐城同曹水南向日二八居士墓中山王墓在鐘山不封土云細竹下即是像白晳而厚面目不甚雄偉

李文忠

李岐陽墓規制遜於中山石馬一存其左蔓草間尚未畢工

替身出家

本朝自太子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緣起意者沿故元遺俗也　野獲編

翰林官

翰林敘銜在官下元時即然他官品在官上詞林稱閣臣堂翁老先生閣臣不論首次俱稱掌院不稱翰林學士班僉都御史上出道慢稱値

政府不避講讀學士班僉都御史下祭酒上日講官軟靴短衣於洪對
展書官短衣跽御案西大司禮立案左先展書以案高展書官不便也

良鄉帶

京官俱繡服惟行人司在京青素角帶出坐良鄉易補服銀帶號良鄉
帶

御槍

高皇帝御槍二藏南京午門樓上大者幾盈握修可丈六尺小者修殺
四之一圍殺亦如之蓋馬矟也

多學

平涼華亭縣多學洪武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其子孫改爲党氏

從征日記

巢縣俞通　初以親軍宿衛出入行間終鞏昌衛指揮使世襲年六十

二著從征日記四褒藏於家未刻述國初事異於常聞山陰朱燮元備兵隴右得録本今佚

僧道不衣綾羅

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校尉賴謙見神樂觀道士陳丑道衣青紬絲襖子在街上執之以僧道止許穿紬絹不許穿綾羅也有旨以神樂觀樂舞生釋之予兩疋官絹壓驚

鎮海衛指揮

常遇春幕客上官專掌書記遇春薨上思及上官氏召其二子入分姓上　授鎮海衛指揮官　授山西　衛指揮

又常遇春紅旗千總薛　從征陳友諒以三百人受圍　上高望救出之薛首已隕猶執紅旗不仆　上拍其背曰好兒子甚苦始仆常熟許子洽說

蒲壽庚子孫

太祖禁泉人蒲壽庚子孫世不得齒於士蓋罪其先世導元傾宋也宋端宗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來謁張世傑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壽庚將海舟以從壽庚閉城門拒命與州司馬田真子上表降元帝遂如潮州

綠幘

蔡邕獨斷云漢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着青構綠幘按　明制綠幘最賤繫教坊人所戴或董偃本賣珠兒從其賤也

葉好文留犢

洪武五年山西葉好文任交河令君行為時第一升知定州初以一牛駕車抵任後産一犢比去任留犢與民

徐呆厮

洪武間指揮徐呆廝出兵河套地名梧桐樹一日午間有大星墜於河中火發延岸上營中軍有傷者後徐氏父子以事被誅果徐氏獨應之也抑別有所應而不知耶

勅主簿

洪武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勅聞喜縣主簿祁伯詳曰縣當府州於民為切近必得上循國法下悉民情長於撫字者以任佐貳之職祁伯祥今授將仕郎平陽府觧州聞喜縣主簿爾尚悋盡乃心使政平訟理民安物阜斯為稱職矣爾其懋哉

喪麻

喪服用麻布取其賤惡古未有棉布也棉布始自漢北方麻布貴棉布賤又喪家雖隆冬必以麻非禮也

畬客

盤瓠之餘錯處於虔漳潮之間以盤藍雷為姓汀人呼為簝監簍簝藍簍汀人稱之曰畬客

學錄直講

國初 上幸太學學錄象山應元徵進講大學平天下章賜錦衣白金

黃麟題聯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相傳解學士題殿門者非也洪武中莆田黃麟伯厚以文學薦對大廷稱旨賜第一人授翰林應奉冬至祀圜丘御制門聯云大明日月光天德洪武山河壯帝居麟佯狂踢仆之 上怒麟奏曰此陳後主句 天朝效之不旣羞乎 上曰爾便易之麟口占曰乾坤一統歸洪武日月雙輪照大明 上稱善

六鰲縣悮

俞憲登科考弘治己未科三甲進士林文煥福建六鰲縣人按漳浦縣

二十三都立鎮海衛蟶陸鰲玄鐘銅山三千戶所則縣字誤也又海寍縣志永樂十二年貢生沈嘗銅灑縣丞今銅灑縣無考

胭脂匠

宋元來胭脂匠其法黃蠟火化注水中澄數次絕無渣滓方用遠近無能造者日貨十數金後為僕人傳方始廣有焉安陽張氏風範

南京不打五更

宋詩大內五更絕椰皷徧作謂之蝦蟆更以禁鬨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　明初南京不打五更云　太祖嘗夢人求還地許之五更頭遂蓮其刻

外道留勅

往時布按二司如提學備兵屯鹽分守分巡俱不繳勅得傳其子孫近例事竣始繳見郭子章蜀草

崖山紀功石刻

元張弘範崖山紀功石刻題滅宋年月　明廣州守閩縣林洋改刻曰

宋太傅樞密院使張世傑死節於此

成化中廣東提學僉事晋江趙瑤詩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不勝悲鐫功勒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僞夏陵宮

寍夏賀南山之東數冢纍纍然即僞夏所謂嘉裕諸陵是也其制度倣鞏縣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無物

賀崖山崖壁險峭延亘五百餘里上有頹寺百餘并夏人故宮遺址自來為居人畋獵樵牧之場弘治八年始禁之以上俱寍夏鎮志

寍夏鎮人城宋景德間趙德明內附遷興州即今城也周十八里高三丈六尺池深二丈廣十丈城樓六角樓四壯麗雄偉可容千人韋州在

靈州所城南四十里蠡山城西二十里

庫唱

延安宜川縣西北川南為漢北為蕃蕃通漢人以香火為庫唱

邢晃

新野邢晃洪武初進士除江寍主簿勵志清苦婦張氏躬執杵㸑 太祖微行至其宅親見翌日朝召晃出班加賞因開其單位

乘馬石

北人門外俱列乘馬石戰國策趙武靈王云踐石以上者今同

尺

周一尺當今浙尺八寸當織染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

知縣本貫

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文燧俱本縣人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

入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時法令嚴峻繼先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其教職任本貫頗多不載

獲嘉麥秋

獲嘉縣麥秋時男子樵麥中野以網包盛之毋論鄉城婦女及鄰境老幼率尾樵者後競拾遺穗多獲者至斗計莫禁也獨從網包中探云謂之抱包即甚少立見訐語此大有古風蓋詩人所謂寡婦之利者此也

實錄

高廟實錄一百八十卷諸臣列傳特詳

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載諸臣字里科甲轉歷如由狀略見其為文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

漕艘

相傳國初漕艘　太祖命焚其一秤得鐵釘若干按宋許元初為發運判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於木中不得稱盤故可以為奸一日元至舡場命拽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蘇松田額

蘇州各屬田土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五分三厘秋糧米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五升一合七勺松江各屬田土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二畝三分八厘秋糧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

潘陽三使日本

浦城潘陽三使日本永樂中以行人出使日本回獻德化書永樂大典成陞禮部郎中轉鴻臚少卿再使日本還陞江西參政落職洪熙初起

南兵部主事宣德間復除鴻臚少卿復使日本

張泌

永樂初光祿寺卿潁州張泌最被寵遇清江彭銘以畫名上命繪泌像開面方具亟命取視之賞其肖似首肯至再今其家藏有賜像并角端圖

潁州志

狀元母

馬鐸母卓氏李騏嫡母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

御史乘騾

舊制御史陸路止乘騾宣德十年九月壬辰行在兵科給事中朱純言巡按邊方或還警與總兵鎮守等官會議不免遲悞乞予馬匹以便其行從之

經筵

凡天子初御經筵例閣臣二員進講並大學首章或易或尚書之首條

審錄

凡內臣曾奉命審錄者皆輙畫壁寫像南向法司堂官隅侍御史與曹郎引囚聽訊以爲榮觀

聲鐘

本朝　帝后初喪每寺各聲鐘三萬杵

學魁

凡儒學輙書魁字廬陵縣學明倫堂前刻宋文天祥所書魁字方廣丈餘

安南試錄

安南試錄四場制義論策詩賦

展書官

程伊川先生論經筵第三劄子貼黃竊聞講官在御案坐以手指書所

以不坐欲乞遣一人指書講官捐遠御案坐講按　本朝經筵日講俱
有食書官又司禮監內臣持牙籤指講處

北狩

大同曹安家有巨几一座　英宗北狩還時所御也　昇此至陽和總
兵曹安易以輿留几於家

王越

濬城威寧伯王越父邑掾也年七八歲值縣丁祭籠兎者因竄兎兎逸
時越稱神童縣官責以詩矢口曰我今放汝上廣寒甚弗遺跡到人間
慇懃寄與嫦娥信丹桂留枝待我攀
勤（鄞）縣署中丞大山子本嘐作中丞年譜某月日訪故威寧伯王越於山
中即日遁去夫襄毅訃聞達餘姚王伯安治葬今日蟬脫羽化雖未及
赤松視韓擒虎之為閻羅多矣聞襄毅薨後或遇之於太山後其孫往

太山迹之晚遇老人指曰此去不遠從燈竿下往可也望燈竭蹶良久夜半抵家矣則向之老人蓋即裹敎也
萬曆中醒神翁詭王趙又天啓初方士詭羅洪先燕齊怪誕之習豈足信乎崇禎時術者某游燕齊有壯色捧茗甌者子也反白首謂不好道易老或伺之則白首者父耳

董朴

麻城董損齋朴少魯鈍日不能數行鄰人惜之語其父曰郎君不慧奈何苦之曷不令牧耶父怒之命工畫牧豎於座右苦志力學比長而慧登成化甲辰進士終江西布政司參政

楊志陳金坡稿

鄞縣楊文懿守陳金坡稿中無錫華孺人墓表誌又言孺人卒時其族謂孺人之行備矣蓋節以一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誌之書題與爲

傳者皆如之獨予不能從蓋節以一惠者周人之謚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謚爵謂大夫是也魯莊公誄縣賁父檀弓載之曰士之有誄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謚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況婦人乎婦人從夫之爵而已謚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謚而況士民之婦乎然則族稱婦人而節以一惠過矣宜予之不從也

陸氏占產

鄞人張瑄總督漕運時嘗疾臥鄞舍語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吏曰里中陸氏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立園宅所餘惟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喑數歲游於庭忽指樹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喑不語問誘之不出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家罄乃死 張文定環碧堂集

端宏名官

嘗奎端廷救巡按兩浙其大父宏故浙左轄諸生議舉名官杭州守晏志德曰此厚道也顧其孫將以巡方至而吾儕舉之如公論何行俟去後圖之及去竟寢杭州府志

崇禎丁丑閩縣陳瑄守嘉興其大父日休以貢士司諭海塩在萬曆初事遠聲杳諸生追祠之名宦此與端宏事正類時無晏守見古今人相去多矣又天啟中潘汝禎撫浙潘筮令瑞安及瑞安令來謁問吾舊祠何如令出不意强對曰小民感佩廟貌日處出語人曰舊祠不知在何所今惟有重祠耳

應聲病

弘治間杭人裴師召頗有文行一日腹語事頗驗師召恥之數月不出過山東山人言其實其人曰向病此求死道見異即值之忽值一草腹

語之勿食吾竟吞之物即洞下而愈遂覓草得之南高峰將食果腹止之食刻許腹雷鳴下大蟲如矢狀如蛇疾良已 杭州府志

馮益齋給諫每發言腹中輒有聲應之遂告病卜居南京楊守極用小藍煎水飲之即吐其蟲 金陵瑣事

先輩書刺

弘治間邑人祝虛齋萃以主事佐治吳淞水利華亭侍郎顧清來刺云等與顧清拜單刺博二寸縱四寸字大如指微黃有花影入虛齋寄人書亦黃折柬式如前面有花紋二事並目覩 又嘉靖間許給事相卿寄弟書直名十弟相卿

武宗微行

應天金明府應祥家長千里武宗南巡值迎春日微行見其家大樹集烏突入而彈之諸臣皆微服以從

朱氏書問

寶應朱氏家乘有書問錄載正嘉間友人所遺凌谿射陂兩先生書稱號連牘不作零柬如楊一清自名石淙病叟一清拜升之先生道契蓋先輩也景前溪司成竟稱賜頓首凌溪先生年大執事今薦紳通問名刺尺牘外又有駢啓萬歷末駢啓外又小啓其詞畧簡凡三副楮一全簡浮飾之極士大夫專覓人供應如百函並發劉穆之直當瘁死何暇理他務耶

新城王氏

山東新城王氏先自有王叟與其嫗力田稍自給有貧措大夜盜其廩抱其吭而燭之故某齋長也憐之曰勉旃勉旃吾夫婦終不暴君之短因出黃粱與之人無知也

新城王氏上世祖贅居一日天大晦冥良久既霽於塵堂中得一好女

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遇風欣然甄墜遂爲夫婦今王氏百年科名貴盛無比 謝肇淛五雜俎

金史有國子學齋長予少時猶見廣文呼廩生曰齋長

字説

嘉靖前諸公文集多有某人字説蓋猶行冠禮也故以字重其後雖淵儒碩學見之字説者寥寥古道陵夷亦其一端

原潔

胙城原潔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戶部郎中督餉大同以羨餘還所司忌者以藥瘖其音因致仕疏布以終

林濟民

汝陽林濟民弱冠時母病篤命娶婦入門而母卒濟民哀毀逾禮葬廬於墓服闋始合卺鄉里稱之成化丙午鄉薦教諭漳浦以身率人陞贛

榆知縣

家箴

晉江蔡清家箴欲為一世經綸事止熟數篇緊要書　格天之功與於袵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虎枕銘

江西左布政使岳池馮馴正德二年進士嘗任興化知府作虎枕銘太守牴方壹適多警虎三日兩獲首鼠狗足評乎太守徵其方之將請裁髏作枕而寢其顙銘曰非爾髏吾何枕非爾顙吾何寢起視海岱吾安吾朕

余禕令箴

鄱陽余禕正德　貢士任清流知縣陞建寧府同知尋卒清流人立

去思碑於東門其作令歲曰先王制爵子男同位嬴秦變法縣邑是設千室其民百里其地上應天星下分王治孔門稱　路勇求藝漢室傳賢循良豈弟卓彼先覺猶或難之抑余何人而忝職斯坐堂鳴琴盛德無為德既不足勞瘁奚辭片言折獄至明所推明既不逮詳慎是宜撫字之實惻怛至誠赫赫洋洋得非虛聲

薛天華左戒右箴

廣東右布政使晉江薛天華作左戒曰毋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不愧毋預塵紛事以務養寂則外內不擾毋狥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行不羞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已不失毋妄結賓從以務養文則戚党不棄而善氣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操不爽而口過息毋逐戀嗜好以務養神則和倪不伐而天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忮人以見直而鬼責

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怨己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妬嫉儁能以養才則不設阱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毋欣義法靡以務養蓄則不競促以齒俗而有由禮之漸　右箴曰過暴上思以禮蒞之則不可犯臨頑民思以仁悟之則不為仇御群小思以嚴遠之則不起侮統列屬思以正率之則不傷感察友有過思隱規而公掩之則忠不失厚庶民有議思修靜而容狎之則徹不發惡受纖介之私思以欺君為懼則動公益至叨一分之祿思以報主為心則舉職益謹怨者人所易惱思精白以任之則廷有分謗之士難者人所易避思　質以狥之則朝有仗義之臣即有　喜思畏義以劑之則無佚賞之嘗設有暴怒思觀理以忘之則無濫法之罰

易刻

伏羲氏八卦象各三畫三代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文王命名作彖周

公作爻孔子十翼說敘雜彖傳象傳繫詞文言也宋朱元晦始定今易
爻次彖象次爻文言次乾坤分上下篇終繫詞說敘雜傳　國初易刻
今程子易傳朱子本義成化　奉化教諭成矩單刻本義今遵之

張孟元

安陽張孟元天順乙卯貢士終南京職方郎中孟賢還里徒行訪人不
敢乘馬云城中冠帶乘馬者自廉使賈公迎憑始副使馬公卿勸乃翁
乘轎曰寧步行不取人恥　張氏風範

祠廣文

廣文例不祠而崔後渠洹詞有咸縣重修陳教諭祠記云陳子名燧莆
田人成化丙午以詩來教授著講義曰勵士師聖賢卻其束脩之問凡
四年遷教國子云云

十老會

弘治初夏邑有十老會叅政金醞副使楊德知縣劉叅朱鑑劉銓縣丞劉安教諭閔賢義官朱理醫官王湆 官徐銘威每會奕棋彈琴賦詩時形圖繪 夏邑縣志

女飾

弘治正德初良家恥類唱妓自劉長史更仰心髻效之漸漸因襲士大夫不能止近時冶容尤勝於妓不能辨焉風俗之衰也 安陽張氏風範

犒市

北邊犒貢胡茶一斤直六金布一匹直四金緞紵直三十金

太僕市馬專給京軍互市馬給邊凡官市皆駑駁足必私買

總督體統

藩臬見巡撫都御史有常儀自韓雍總督兩廣極威重三司官至庭跪伏謁唐珣繼之仍其禮左布政龍溪林同日公昔為福州府守且長揖

上官況方伯耶亦長揖不懌以事挫之不為動

雲南三天子

雲南人謂沐國公中天子撫臺東天子按臺西天子以公署相次也王人尊其土司多稱天子或呈守令云天子爺千歲爺更習如此昔田州岑猛播州楊應龍上官亟責其帝制亦拘於漢法未諳其俗也華亭包爾庚守羅定州有投牒云千歲爺杖而遣之

香稅

泰安州泰山碧霞元君祠均州太和山真武祠俱官徵香稅給諸司俸涿州娘娘廟亦有稅

北新關稅

宋黃震東發志提幹趙宗英墓云淳祐九年秋予始居行都北新關稅田君穆驛人也云云觀此今杭州城北新關稅雖始成化時南宋亦有

之矣

武廟賜詩

武廟南巡至鎮江幸楊一清第作七言絕句見車駕三幸錄又王九思作刑部左侍郎咸寧張鸞墓志云戊辰三月廷試進士充讀卷官是時纂修資治通鑑成得賜又御制寫懷回文諸詩

朝儀

外吏入覲春正月　天子郊祀畢赴旬日御奉天門視朝諸司啓奏事方岳守令等咸趨御橋南跪免冠俛伏待罪刑部尚書率左右侍郎上御街北跪讀彈文繼而科道皆有彈文各推老成一人北面跪讀大意言方岳守令等若弗能事事宜寘之法以示懲勸　天子咸曰出德音特宥之以免圖後效於是各頓首謝呼萬歲出翊日早具公服謝午門外然後吏部以黜陟上聞

御史出差以都察院題定命下之日必兩人並趨傳制云東邊的起去

蓋國初臺班聽侍主今雖題定猶狥其例外官候吏部注選考科堂

吏呼曰進士官打躬舉人官不許打躬於是乙榜聞之深自色沮此例

或起嘉靖間意以前科貢掾吏並用何軒輕乃爾又吏部直房有坐機

止坐甲榜如一榜群集一甲榜者並起避不且班役呵之矣

行人司藏書

翰林院國子監雖藏書俱不及行人司以行人出使例攜書歸各輸公

署

薩琦變俗

閩縣侍郎薩琦廷圭上世色目人至侍郎表葬遵朱文公禮變其俗

觀場儒士

嘉隆前學使臨場大考諸生又大考儒士錄之入闈不售得附學其不

顧者兼去故人稱觀場儒士萬歷猶大考儒士然鮮中棄者後大考儒士絕矣

古醋

延平府城東北報國寺五代唐時建初開山僧嘗留醋一缸經數百年色味不變

酒

桑落酒秦人訛桑為喪改稱秦酒徐宗伯學謨曰予憶十五年前京師貴人席最珍喪落酒當是時已多避忌亦未聞避桑作何稱者而今秦酒之名為備者誰哉痛乎人情蓋習軟媚迸江河下矣且桑落酒名極雅本無所觸犯而且易之又何於他事哉可發一喙海隅集

瓊州人醞酒不用麴糵有木曰嚴樹搗其皮葉浸以清水以粳釀和之或取石榴葉花和釀醞之數日成酒能醉人

杜進

嘉靖初臨穎杜進任九江通判於三年夏四月朔見兩頭蛇不殺曰修短豈彼尸之哉越十四日疾卒見崔後渠墓志中

陳紫峰論學

晉江陳紫峰先生琛字思獻蔡文莊高弟也官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歸養毋起歷貴州江西提學僉事並不赴四方從學甚衆其言曰道一也無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自吾人所見則有高深大小顯微遠近精粗常變之殊此所以有難知易知有可以語有不可以語苟能一日豁然則罡風上搏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載地不為大涓涓穿石不為小鬼神屈伸往來不為微草木榮悴開落不為顯經濟乎四海九州不為遠致慎乎閨門袵席不為近聖賢制禮作樂之本不為精童子洒掃應對之節不為粗周公誅兄不為不弟石碏殺子不為

不慈大禹之家傳不為德衰於堯舜湯武之放伐不為得罪於夷齊陸山之主靜不為枯寂朱晦翁之分析不為破碎周濂溪專受太極於二程不為私學二程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為吝教蓋太極渾然事事物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所測有得有不得比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異同所繇分而學者之進入不容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

陳祠仆像

丹陽東陳少陽先生祠東鐵鑄汪伯彥黃潛善赤體跽庭下長可三四尺泥苔滅膝推不可動嘉靖戊戌南安鄭晉以無錫令為南戶部郎舟泊祠下登堂瞻拜畢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晉題云一片忠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虜膝平生富貴何為二像應筆而仆頭抵礎石石為斷時張黃門選黃二守希雍在焉咸駭異之

劣考稱師

洪侍郎朝選督學四川寘大盜譚啓劣等啓登嘉靖壬戌進士知晉江縣至則修弟子禮甚恭後巡撫勞堪誣執朝選按察司獄啓時正爲副使歎曰吾師被搆吾不能救而尚仕哉即解組歸

相國父不祀鄉賢

晉江王遵巖先生作同安楊憲副逢春墓志銘云在崑山邑有故相曾欲奉其父祀於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不悅按故相則顧文康鼎臣也位極鼎軸鄉議難狥今半綸崛起甂靡然趨之萬歷中錢塘機戶傅時昌錦衣百戶其先人某祀鄉賢時敗追奪崇禎中吾邑吳中彥先以布衣納貲武英殿中書舍人其大父璧故贈御史亦祀鄉賢中彥敗追奪二贈君雖未叢垢然瞽宗之祭政自宜慎

方太古

王陽明先生過錢塘山人蘭溪方太古享之脫粟流蔬明日陽明報如山人方曰野人為野人固當公徹侯而野是得毋非情耶陽明為笑謝

胡僖神助

蘭溪胡副使僖性惡殺生嘉靖　省試寓潘氏園群蟻數十萬聚於室童子欲火之胡不忍徙於他所暨入棘三書義至乙夜而就燭荿荿僅端不可逐久之始別搆四經義思忽塗涌如泉注燭亦繼不見遂高薦主司謂公四經義若神助也

詹傑

休寧詹傑松山年八十二爵未疾晨有黃冠叩門曰吾欲游白岳願一見而翁傑見之則曰吾有藥可以益子七齡而子未能服也命取盂水置案出藥中末少許內之水忽涌熱凡百餘沸而藥勻剖為二始如梧桐子顆搏之堅於石復盂之曰局家廟七日而發也贈以一緡錢二裘衣

不受出中門忽不見滿七日啓扃則異香襲异水半耗矣將服之疑其非常復扃之後十餘日疾大發更啓藥失矣

季宗道

常熟西門内虞山言子游墓或云嘉靖時明府季宗道厯覧以子游土人不可無抔土故飾之

言子游墦申詳同子游子　仕　衞　以上俱許子洽說

藏金變石

諸暨駱增鋤山中得大鎰可五十餘金鐫有字夕晨卧見四人來詒曰非爾物也問所歸曰汝兄物也時兄對寢急呼授之兄亦枕卧明晨兄弟謀𧟌於神視金色漸變如石其字如鮮以示市人猶大鎰也

三過郿陽

泰州徐蕃孫女適沈艮才徐沈並郿陽巡撫從大父從父從大父凡三至

鄱陽父嵩湖江按察副使都御史

王愚民棄妖書

雲南臨安王得民買屋城外庭鑿魚池三尺許起石版有小方塘四周甃甓一小几几上燈一書小册開視兵書也末載採戰引魂二方得民試之殊效其引魂方於婦人則呪一物與食其婦夜卽至於女子則得其生時呪之無不驗其弟諸生愚民借閱溺之愚民後登進士位中丞人謂棄此書之功也

盛端明同鄉

廣東揭陽盛尚書端明起宅鄉人質成辭曰吾先世皆鄉一旦舍我去何所稱兄弟乎

曾氏譜

嘉靖初山東曾氏　合譜江西過杭州宿仁和嚴氏疾卒嚴氏得其譜

改胄曾今立先賢曾子祠

慶成王百子俁

晉府慶成王鍾鑑子四十四長子奇湞襲封外一早夭二廢庶人餘四十八封鎮國將軍女四十九人孫百六十三人曾孫五百十人見玉牒王元美皇明盛事述云慶成王百子俁也鍾謐謚温穆獻徵錄俁端順王奇湞

張太宰遜弟

仁和張元洲瀚其弟瀍先發解登第嘗赴人席時輩群向瀍揖元洲笑曰舍弟年長又元洲婦初怒其以斥場屋未免室謫元洲走坐隱寺僧舍倦卧一榻時僧新没方接敬無貴故其徒暫出而元洲不知也須臾鬼入視非此人乃張天官耳

故官優免

華亭顧文僖宗伯 清日鄉先輩仕公宛之沒未葬里長編其子弘爲養馬夫教授張公以白太守上虞葉公晃葉大書榜於門曰今後均徭故官子孫一例優免

嚴世蕃養子

嚴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見趙時春作王與齡行狀

總兵撻知縣

嘉靖丁酉梁震爲陝西總兵之平涼迎劉都督知縣王訥素廉能謁惟長揖震塞之二十諸學生聞與震辨震縱僮摔之各毀髮敗面 平涼府志

駱文盛

嘉靖辛丑編修武康駱文盛分考禮闈其從兄孝廉錦以優冈公車欲編修免入庶得應試編修不聽錦引避恚甚尋卒於家勉其子力學示知後人不詞林也錦孫從宇萬曆乙未進士歷南京禮部尚書

張烈

華亭張烈官都水主事微時作三字銘不能詐盜守之以直惟其然故無悖於德不能諂盜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貪盜守之以廉唯其然故無愧於天 宦日堂

張二郎辭官賞

上海張二郎勇慈善泅水嘉靖末太守方廉募之偵倭艘級賞銀寄庫支酒食事平錄功世百戶賜官妓並辭不受行乞岳廟廉後撫吳召守庫金仍辭以乞終 上海縣志

功成不受賞長揖大將軍如張二郎鶉結乞食尤奇

金傑棄官

嘉靖戊午江盜令蘭溪金傑由貢生性恬澹持正不事鞭撲裁省供應致忤上官任半載一夕謁上官授吏以印竟去不知所適家人號泣倉

皇而歸後聞隱九華山學仙 江寧縣志

張承

安陽張承伊嗣教諭南宮善詩與盧柟謝榛善所著石湖集柟嘗題四溟書舍云石湖詩如蒼山老人奇手峻骨四溟詩如金閨冶婦雜繒錯錦張承曰丁巳余教諭魏縣盧仲木寫詩余告以詞畫俱弱戊午與謝子獻寫詩予許其詞畫更弱嗚呼豈知二兆為死之兆前言為仲木之絕筆也哉

孫思聰

嘉靖四十五年春甘露項城縣典史孫思聰宅槐樹甘香殊常未幾思聰卒於官

東洋行縣

福建東洋行縣在寧德縣十五都嘉靖辛酉倭難作東洋民乘亂恣掠

以其地僻民頑設一縣縣令林時芳申建行縣於周墩分主簿一員駐
札其處賦稅就其徵收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朝鮮史吏曹叅判尹根壽子固同子進士昭至京云小邦極慕王元美
汪伯玉集即童子皆能授讀隨有詩懷兩先生云大海雄文廻紫瀾齊
盟狎主有新安平山空抱投鞭傾悵望南雲不可攀

十友

武康編修駱文盛兩溪書款山亭十友蒼髯翁松抱節君竹冰雪主人梅晚香居士菊懷素子水仙碧萊道人菖蒲秋江逸客木芙蓉月露主人梧桐幽芳處士蘭雲華仙蓮 嘉善錢塞菴相國上升傳十友茶醒友鷗閑友雪淞友菊貞友石介友松高友蘭芳友香清友竹策友其一蓮花淨友蒲團禪友塵尾談友拄杖老友青氈舊友紙帳夢友孤鴻遠

友落日西友寒蛩吟友楓葉紅友 其二

田千秋葬像

蒲州田千秋好學善掌劍嘗鑄銅像鐫己名氏葬之語人曰使千百年以後人得之卽神仙也

海鹽煙火

海鹽人善製庭燎元夕特盛吾縣硤石西山廣福寺有宋碑勒名曰監海鹽縣澉浦鎮兼煙火公事某夫庭燎細事耳見於帶銜亦見前代綜覈處

汀人善舟

汀州九龍灘險激舟人世居灘上習水性也精其業舟人入灘倒倩最能者為護護一舟下反護其次者世業亦數姓又僅數人誓不外傳也

販海

閩粤人顧販海今延及浙直自太倉崇明出洋載淡水人日給六觔泊島亦可汲或未易泊抵日本對馬島或早痛島將至舟聲三炮島人出迓登貨於邸主延款一日聽島主定直華人多雜居者亦好花木書籍

王希周自刎

嘉靖辛酉和平知縣閩縣王希周蒞事三月有東霸張德傑所寓人已行通判王佳以縱盜迫德傑死日以東霸人叛盜欲屠之希周不忍定勒閉門發兵希周度不能止拔劍自刎佳乃已

吳承恩報仇

吳江吳邦棟大司寇訒菴公山之幼子以諸兄聯第意營秋試為怨家所訐少年悍急飲酖死邦棟仲子承恩壯而憤其事誓必報陰結力人某刺殺之人無知者數年後力人以婦詬婦呼曰爾不當以吳王孫殺某氏乎鄰人訟於官承恩下獄論後得釋雖事不以正其志足矜也

汪在前

歙縣汪在前父炎丞平湖忤太守徐　下之獄在前以諸生視橐饘日伏謁求解不爲禮是年丁卯在前舉南國戊辰成進士仕嘉興司理其去橐饘時未隔歲也太守郊迎素好貨至是斂潔士民傳誦爲一時之奇士固不易及相哉徐敗官去在前遷南京刑部主事而止蓋兩相攜云

丁賓

嘉善丁清惠賓　嘉靖甲子鄉試隆慶辛未進士名稍後鄉同年支大綸先登第性矜倨至丁所見進士扁曰四十名外不成進士答曰尚有下第諸公笠令句容父戒之曰汝此行紗帽人說好我不信吏巾說好我益不信即青衿說好亦不信惟瓜皮帽子說好我乃信耳治句容六年入覲謁江陵師相於朝房師相曰聞吏績甚著答曰吏三年尤好師相

曰迂闊吏部因不考選江陵見罪曰句容不當遺選御史

錢若賡

鄞縣錢若賡太守初鄉舉家人烹雞失其首及聯捷烹雞亡候久失之時以爲異自臨江守下獄論死家人召箕判曰若要出待天突果天啓初釋

梁邦瑞

駙馬都尉梁邦瑞尚　穆宗永寍安公主素患衄血選時潛然血下司禮馮保受賄禮部尚書徐學謨阿其意俾病夫進選臨公主婚居見適政司右參議梁子琦疏中

丘橓遺子婦

隆慶辛未進士諸城丘侍郎橓之子早夭嫁其婦華亭陸給事樹德聞及駭之侍郎曰噫柏舟之咏錄於聖人清之臺築於天子此光岳間氣

可概望之人人乎

高儀尊師

錢塘高儀文端相國父業染兒時戲污染籍手錄不遺吾寍朱舜臣適見之曷以力學因受業焉蹻冠巍科終身事師甚謹有蒼頭至朱氏稍怠時舜臣教諭金壇卒矣文端方大宗伯遺書教諭子痛自刻責

陸樹聲

華亭陸平泉先生以侍郎予告南還值孝廉舟競前其僮曰我相公官不止此陸徐呼其僮入舟諭曰相公他日不為我官但我前日曾經為相公

江陵票簿

萬曆初江陵張文忠票簿歲積餘寸許旨極簡切嘉善錢塞菴史官時特彔錄之後入相頗得其力

劉臺

臨川湯顯祖甲申見遞北驛寺詩多感故侍御劉臺附題其後江陵罷事侍郎出冠蓋悲傷并一時為問遼陽嚴譴日幾人曾作送行詩

湯顯祖

湯義仍舉隆慶庚午鄉試以文著鄉人姜　宰宣城萬歷丙子義仍過訪宿　寺識梅鼎祚禹金得交沈孝廉懋學嘗同謀寺中有楚客角巾葛衣通候問里氏曰江陵張某今相國父行也疑之然不敢忤留飲且贐馬客辭曰二孝廉入京相國期一晤意頗懃懇切至期亟寓燕前客果來勸謁相國各未決客曰第訪我相國自弁後覘之耳沈獨往而遜客又至語沈曰相國善足下文謂福薄耳招義仍終不往尋沈偶為宮對第　更士第一義仍下第然深服江陵之知人能下士為語常熟許子洽云

禁殺牛

萬曆初巡城御史楊四知禁殺牛榜宣武門外多回夷世業萬家故噪總恚亟令收榜乃定夫禁殺牛未為非也群習難改故善治者貴因勢而利導毋咈衆以就功　又彬州猺人雖竊一雞必抵命嘉靖末某官欲改行漢法猺人立表倡變太守南安陳學伊檄仍其俗乃靖

申其學

日照申其學由明經令睢寧呈開府李世達築城未得次亡何開府經其縣城且半就驚其何自對曰不費官亦不煩官開府詰之曰令來時邑故多沮洳芟稿也而務閒無事與廝徒飽食坐卧令惜日課之樵久之芟稿山積無所用用之陶得甓以巨萬計度為城有餘獨少灰與工食今賣芟及甓就矣開府太息助米千石再過之樓櫓具備事在萬曆癸未

王國光

萬曆壬辰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陽城王國光里居有嫠婦李氏或勸國光娶之未行時國光年高亦不介意會有他故氏自刎陽城令故嗛國光謂其偪脅死實非也巡按喬璧星疏聞削國光籍所樹石坊俱糊名不敢露北人遵令如此南人雖削籍門額坊表如故也錢塘太常少卿陳三謨以江陵黨削籍又坐殺人罪城旦其賜一品服坊則吏科都給事中時也至今存

姚弘謨迎事生母

秀水姚少宰弘謨繼文嘉靖癸丑進士父訓導　卒官母吏適依祖母劉氏至成立登第後迎母歸養克盡孝道人方之范希文

元輔家皁

張居正奴游守禮

申時行奴宋九原京衛經歷不曾仕一日即貤封

海瑞

海忠介巡撫江南華亭徐文貞階家居子僕積横訟牒山積某於理筆並不稱意崑山某年十九最後至見各案俱不視第曰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文貞聞而善之詢其策對曰相公柄國久類假尺一之書走長安故人足矣勿與北曹子角勝也即如其言致書馮保又斷給事嘉興戴鳳翔等劾罷中丞徐氏之訟熄操縱既熟其後凡異彼者俱以孔方挽之烏程董氏亦然

周天球

長洲周公瑕先生師事文太史徵明設像中堂歲祀之萬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無子

邵虎菴

錢塘邵山人　虎菴善吟繪讀書山中有隱操邵丞新建喻楓谷均欲見之不得怒奪其山虞淳熙詩老作閒民不負租不濠不澗路應迂叩門雙騎傳呼急一片紅塵山已無按楓谷控群藝苑傾蓊縉衣而事同伐木所以鑿坏踰垣之參寥也

續吳都文粹

宋季洞庭山鄭虎臣選吳都文華（粹）積四卷虎臣即殺賈似道者萬歷時吳郡錢穀續吳都文粹凡二十卷未付梓今佚不存

吳稼竳

孝豐吳稼竳翁晉父維嶽巡撫貴州世稱詩曾訪仁和沈工部伯含朝煥有鮮帶對山人之句嘆之因謁選授南京光祿寺典簿遷雲南　州判官晚號玄蓋山人易簀日命服山人之服如故官非其志也

嚴訥

常熟嚴文靖相國家居有老儒候之謁相國曰先生自視與孔子何如相國駭遜老儒曰非謂道德也第論名位相國曰宣尼僕魯司寇僕忝冒多矣老儒又曰老先生何如周公相國益駭遜老儒曰當周公初造又值流言不如老先生作太平宰相又曰老先生何如伏羲氏相國駭不能答老儒曰今日某卜祈伏羲氏開相國召舍之而來負過之矣相國大笑

楊春元

駙馬都尉楊春元固安人尚榮昌長公主極有家範貴而能孝富而能禮每召客親視鼎俎子光夔錦衣衛帶俸在都督光皋光旦俱錦衣都指揮使並讀書守禮有父風父卒於京哀毀不勝扶櫬歸葬徒步百餘里廬墓毋喪七日不食衣不解帶者三月竟羸瘠而亡

王述古笏記

禹州王述古萬歷己丑進士官刑部員外郎作笏記示歸德沈相國鯉欲於祝壽日對仗宣讀以免餽稅然後起歸德不可令述古作奏自上述古難之鄞縣相國沈一貫改作揭進不報

陸平泉論風格

棠邑許繩齋維新侍郎前守松江問風俗於陸宗伯平原宗伯曰無風俗許訝之宗伯曰公倡於上為風吾儕效於下為俗天下豈有風俗

彬州象齋

萬歷初貴池蔡太守彬州古有舜葬處林木蓊蔚犯即見祟守歲祭問之土人云某姓為象夫人之後衣冠未替侑祀祇役稱姑祖陵數十年荒裔猶叨外慼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或問耿楚侗先生定向以天命之性先生方欲擬解其人曰憲公自言

其性耳先生為之慄然馮慕岡先生雅京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座下曰此人渾身足講

林兆恩

莆田林兆恩以艮背之法教人療病從者雲集博極羣書著三教會編若干卷老得心疾頗狂逾年乃死今金陵有祠二蓋其徒崇奉之也兆恩嘗師作小仙

祝世祿

江右祝世祿無功解褐當塗令有馬指揮家牆壞見窖金甚富相傳故宋賈似道遺園也窖衡三丈長　十丈深若干事聞於官丞尉等爭往無功獨不至俊按臺俗其事上之朝知無功不往獨為伏

談遷曰吾因祝無功事而有感於近日也崇禎壬午冬有賈舶私販日本携人參值十萬金發吾陵海岸將赴嘉興土人利之告邑令劉憲模

往捕之盡收其豪因私販者數人不以聞上官賈人訴各臺憲楔報數先役多寡不一又分參饋上官如司理宋瑣取百二十斤實不能半而初時捕役者乾沒不與焉其賈多晉人陽城張貌山先生時以大司農改總憲或求先生東浙撫董象恒為諸賈地先生不可曰利至十萬金勢必上聞無益也吾不敢預點墨已而撫按果奏上憲楔免官前予在坐親聆之先生歎服其遠見改與祝無功事同

朱中丞愱奏反詩

朱鴻謨開府吳中時聞白多警太倉王士騏等群習弓矢或訐其反按捕手札君實有心追季布逢門無計作朱家為左掾鴻謨奏上事下兵部兵部　　伍袁萃告尚書石星曰此拜月亭傳奇中語何得作反案出坊本示之尚書釋然

馮少墟會約

萬曆丁酉十二月長安馮少墟先生關中會約云冠婚喪祭當以會典家禮爲主至於冠禮久已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士大夫於每年正月六日各携餅果四器酒一尊同至公所拜一拜再二拜以見相答已會中散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不得已事不可不到一彼此往拜正用單帖後輩於前輩用折柬前輩用單柬答後輩途遇前輩下車立道左候過方登車一彼此往拜務相見不可概以不在辭如談久隨便出一餅一果不必設桌一彼此稱呼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

梅衡湘論友

公安袁小修中道客長安以學道未契汲汲求友麻城梅中丞衡湘國楨寄書曰貫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飽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於此處求友顧靈宫古柏婆娑委地作虬

龍形東便門外桼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餘人晉陽巷中有唐鑄觀世
音相沙寫水萬道士毬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倭數十年內所得
友也公倘欲之便以相媢

朱氏世祀主司

蘄水朱康侯　進士大父方伯　移　嘉靖壬子鄉舉房考滁州學
正全州李　總裁衡州知府德清蔡汝楠監臨御史績溪胡　癸
丑成進士房考吏部主事秦和楊　主考大學士華亭徐階侍講學士
高安敖　康侯兄知府長期嘉靖甲子鄉舉房考承天推官絳州縣
總裁憲副汲縣潘　監臨御史長垣徐　萬歷甲戌成進士房考兵部
主事崑山陳　主考大學士全州呂調陽侍講學士南昌王　從兄
萬歷壬午鄉舉房考武昌推官長洲褚　總裁按察僉事上海王　監
臨御史常熟錢岱康侯舉萬歷己酉房考行人蘄水郝　主考左諭德

龍溪蔣　右諭德河津趙　庚戌成進士房考洗馬渭南南　主考

侍講學士宣化蕭雲舉侍郎王圖並世祀於家

趙御史論囚

萬歷壬辰進士趙蓋卷　以庶常改御史嘗論囚有禁卒以獄逸代死

先一日獲囚刑部不及聞御史臨決問同年李騰芳云何李曰當疏明

其事候旨庶不枉不欺竟阻於同事殺禁卒亡何御史死

郭遠

寧縣郭遠伯羽萬歷丙子貢士歷官真定同知幼聘姚氏偶失明議退

婚遠指天誓曰我不娶彼何歸遂完娶生子六

蕭如薰杜文煥

萬歷時蕭如薰杜文煥並西陲名將有集行世聊紀其一

新秋呈露色寒草正聿茸杞樹珊瑚果蘭山翡翠峰出郊分虎旅乘障

息狼烽坐之舒蒿萊天威下九重肅如兼秋征
朔方才喜淨胡塵又見逆犛急震鄰雜虜橫行如烈火諸軍堅壁似雲
屯纓冠義切盜逆命蹈刃心雄止受身獨捷三師先報陣保全疆場報
楓宸杜丈煥定西捷詩

盜俠

沁水竇生以父尉遼安往候遂還出天津值盜剖篋見殘篋簿之生曰遼安尉安能厚耶今且何以歸也盜感悟引還家贈百二十金贈小黃幟令道警出示之自是畏途示幟彼悍少曰自大兄所來乎生得返里其兄游河南語此事於逆旅老人老人曰後輩草草何足道因叩之老人曰少作此伎倆今髮種種矣無足問也隨問客能射乎客引強弓而且赤老人拓弓如輕綿射飛鳥命中客駭服老人曰平平耳更假柳梃各二尺置樹端發鏃矢必中裂又立木寸餘矢押木平過人不朴老人

投弓而歎休矣日薄西山可奈何客今後如道晉第述其名氏猶及免也

曇楊子

王文肅家幹曰五日七通啟敕任並致厚貲文肅女字徐少參廷祼子未行子夭時王家有白狐出沒作度語雲篆或靜室枯坐諸真駢降非無因也文肅迂而神之後言其事聞於　兩宮俄而狐隱不復出蠶習遂絕母朱夫人計窮而王七之墊為紹興某生客捐千金以女歸之某歸後單門驟侈其氣且女容止不凡隣人挑之不可或脅以無端女吐實曰我太倉王相國女也聞於朱夫人相國族父孝廉號　兼吾其人強悍自任朱夫人即召其女置孝廉家而通書相國亡何相國報命第聞孝廉室內泣聲俄寂如也又累月紹興某生來同至者五人亦延款亡何並不見其出則孝廉惡也王元美作墨陽太師傳做唐人南岳魏

夫人傳四明樓炮指其妄卽緣奢佚部陞上城隍神組之後裔湯子祠

位當掌煅

王世貞

王元美先生每夙興燭下盥櫛輒閱諸行狀隨草一志傳人成一詩出

報謁肩輿傾儆旁列書供覽所坐書室設大函四隨事標記分投之經

月一理夜客四人嘗侍飲有某別號㐲愰嘗投箋求題云伎所贈者先

生卽曰鬱陶思君爾其捷趣類此

王同伯士騏先生之長子也先生與王文肅非同宗特契洽嘗共讀恬

澹觀中兩家子弟比於雁行萬歷壬午同伯解額第一成進士文肅

子辰玉衡嘗過之値其內櫛不卽出意不快會選庶常文肅當國謂瑯

琊素不以詞林重同伯遂不預雖文肅無所私實辰玉意也故同伯怨

望卽文肅還里伺其起居輒示東林諸公絓於群口矣

司汝霖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江陵司汝霖本汶上張林子数歲失母江陵司鐘督運過汶上與林善乞為子年二十二登隆慶戊辰進士歷文選郎中太常卿鐘再受封後復姓改名汝濟卒年五十三遺書曰開府非卑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於天地

文在茲

萬歷陝西初場督學　閱諸生試卷揭何龍圖第一文在茲呈七義謂文宗誤矣必我也者非龍圖也督學深然之果在茲第一乙榜首龍圖次舉龍圖又第一

無賴妄奏

萬歷　丹徒張昱奏其叔占收第一祖宗高宗駙馬培賜物又第二祖蔡京丞相女奩物并發吳慶封溴子家寶物萬萬湯類祖若士詩天帝

恢諧一字間宣和遺事莫紛紛獨滿千載椎埋客不到延陵季子墳按金史宣宗興定三年十月癸未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箱議察崔定和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織相封殖秖供後人官帑又供後人証墨何不將六州鐵鑄其身於銅山金穴間耶

有司重聽

嘉興推官　段鏷重聽巡臺嘗問錢令郎曰外郎二十四人滿堂笑之無錫知縣謁學使學使曰鹽臺於貴縣有說答曰已諭明日進硯問其故悞鹽臺為硯臺也尋免官

雙乳

嘉善錢士晉守大名有諸生兄弟四人貌各相似問之同乳二人生正月二人生臘月俱歲內記其髮偏全

徐大相論魯稷

萬曆　吏部郎徐大相先以國子助教論税監魯綬一人叙綬内璫進珤異若干列几上　上欲受之適　中宮至問所自中宮曰國子先生論人嘗不羞奈何受之　上即麾出中宮去旋受之

許會元稿

同安許獬子遜辛丑南宮第一先是下第南還道匱桐鄉祈　昆陽值之贈五金子遜賂劇義三百首內食不厭精全稿祈應試錄之拔高等食廩又易義售姑蘇酒家六歛後冠禮闈梓人購得之

梅花詩百首

屠儀部隆長慶求友人侍兒令即席賦梅花詩百首長卿援筆立成因歸之

長卿佻達不羈先因宋西寧家狎飲罷官常游西湖泊舟西陵橋詞客滿座語及前事忽曰宋夫人真絕色也衆為之匿笑又曰吾一夜可度

男女十人歙縣吳德符充時在座為予言之

趙文懿墓銘

崑山顧天埈開雍志蘭溪趙相國志孝墓簡峭嚴潔大有古法不似諛墓之習銘曰公初激昂時宜勇也公晚委蛇道宜漸也公學其偉纔科猶細也公用未究久相猶促也生焉斷靈沒永盛也

張九德

萬曆己酉松江守張九德同知楊勳俱盜波人張守嘗出郡治門見治前大書一酉字幾滿一場駴而返楊問其故以實答並不解其故後四卜年乙酉松江陷

虎入城

萬曆丙辰七月晦虎夜入杭州錢塘門旦逐之踰城出不能獲湯臏初先生嘆曰虎反爪為虐虎入城主酷吏肆威

偶然詠

韓求仲太史敬嘗入內問妾今日何衣緋曰偶然何更換一書曰偶然兩言可念姚叔祥士粦遂賦一絕袖裡紅綃最一編偶然應答語新鮮若教更問郎何似嫁得郎來亦偶然

冥衣

嘉興通判某北人也嘗過市見紙神等問之曰冥衣也心怪之邑邑成疾傳吏卒取冥衣來隸卒以呼名醫也召劉巽峰通判曰焚了時以為笑

榜豐縣

孝豐縣令某諱孝宗每榜示曰豐縣又福建龍巖縣北四十里孝山縣官始至則祭之謂孝凶名或莫乃入知縣黃廷圭改曰壽山自是不祭而皆無恙

檇李詩人

萬歷間檇李詩人順盛姚叔祥起傭書丘遂本天寧寺僧空楚也泳於岳氏走補嘉善諸生仍被斥以詩遊薦紳間陳無功本龔邵守勉侍史積資官泉州府經歷沈藻明德本吳氏舍人並能詩不詳其所出明德家設恩主恩我吳公之神位每遇人輒自稱名殷東皋　本村農卓水手一綿紙書陳眉公過問則後漢書也因勉之成名

卑稱

府衛州縣佐貳首領官見道判以上皆稱老爺與奴僕無異萬歷間濟南歲貢生王之翰選　主簿見上官一呼老爺遂感心疾見人輒曰孝子慈孫百世不改也竟死趙州選貢宋弘業選　州同知上疏求與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為大人奉旨下部准通行弘業見巡撫遂稱老大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頓恚病死見冢宰趙南星疏中

許令典

邑人許太守同生令典萬曆丁未進士嘗從官淮安教授壬子分考四川畢出游見都人婚車餘從白衣冠問其故曰孔明卒時留人供服喪遠者遂以為俗不之更也曰孔明孝

太守往扇灣周氏適新進生盛服繳擠許膝下從者指為太守也許叱曰此處安得有太守或問其故曰我不代伊父母教他

陳心得

萬曆己未冬十一月崇德知縣陳心得廨舍失火延爇軍器庫傷於火藥卒今立祠

臂紋

秀水陳居一太史萬言嘗欠伸左臂隱隱有文旋膚理若動出文中起寸許長過之乃玉筋篆一進字御以朱塗其文用楮印倒篆數紙鉤畫

宛然晴而稍平見太史自記

印綬放花

鄞縣董侍郎光宏筮仕　退食案上印綬忽開放如清蓮花良久始合尋右遷凡三放花至侍郎

趙南星

趙儕鶴太宰以葉相國孫　上書言事對人曰葉臺山有孫魏見泉無兒時魏廣微來訪辭之魏曰我即人可輕家亦可輕乎亡何魏因大廟祀見攻

魏廣微

魏廣微父允貞以清直名廣微雖世學經術疏略問烏程朱文肅國楨在閣河南上玉璽擬聖諭一道各具草魏云人君得天下易得玉璽難文肅諷其改魏曰某得意在此末年褶擋之旨駢四儷六多元城平湖

二公筆黃立極施鳳來

陳長祚

長樂陳尚書長祚以業相國之師致八座相國辭聊見其引退稟曰雖年迫懸車而少子求蔭敘欲少慰之辭如驢馬非不領息無奈人鞭其後耳

汪文言

歙縣汪文言以侍兒事縣令施天埈見幸充庫吏蝕帑事敗逃入京久之夤時太監王安安時直東宮因善中書舍人嘉善魏大中復附羽翼自云本武生大中轉授垣於諸公前誇為異人客託請隨要隨應蓋上交冠蓋下接胥吏故於投合益巧而借援正類感慨以發舒其意中尚如市苞苴日進轉應星回大中中書善傳擬大中劾擬而吏科都給事中闕原許阮大鋮同縣左光斗恐其反覆仍計出之改用大中名致隙

括銅

天啓初太僕寺少卿徐卿伯括南都廢銅四十七萬餘斤解北京二十九萬八千餘斤留鑄錢俱大內各宮銅缸銅溝等物

黄尊素

餘姚黄御史白菴微時有友人丞某懸館致之夕嘗酣歌令君曹谷閒之間於丞丞言其實命戒之後勿復爾黄酣歌自如丞去聯捷已曾進御史黨逆魏敗名

銀錢分定

建德鐵工某欲往池州過七井山其上曠寂忽見白金無萬數作四堆某熟視駭異叩首曰離神貺如隻力何且迫暮先袖二鋌行十餘里宿封村舍告之約共取晨往俱壘土也袖金入池州尋罄矣

嘉興李同知芳家梅溪里貲甲邑中偶門外遺一錢省頗械物心疑之

俄行者拾去追問則一毫錢也同知歎以我之富一毫錢亦不可妄得另易之以示後人

天啓初海鹽橫山張氏蒼頭楊隨龍春日鋤麥坎底金若干供刑楊隨龍名其主徵之不應被榜自經訟及主人大挫其產亦累死以阿堵物主僕俱斃故知管寧揮鋤不顧者有以也

倭佛殊報

硤石鎮屠者　渡海禮普陀洛迦山同舟客某雖積慶以胠疾不敢葷累數卜於神不許浸尋六旬決志元旦卜之利至是登舟謂風疾備脯少許俄颶風長年徧詰諸客其人無以應奈何以我故貽患諸君乎但乞登岸從之時抵暮荒山榛莽分必死良久見山上有燈意人跡窮其所往值逢人告之故逢人謂我舟便翌抵普陀迅帆乘風昧爽告泊禮佛下山而前舟方至驗問蹤則積慶所祐屠者能記客姓名

天啓丙寅太倉王氏航普陀且至風覆之盡溺

崇禎　正月大風雪寒甚斷舟香客或餓凍死

丁丑　月杭州天竺山香舍夜火吾縣斜橋[illegible]氏旅宿以鑰其門焚死

名刺

詞林以兩雍為外任祭酒通刺司業稱寅弟還詞林不復稱寅

給事謁內閣投刺晚學生答稱知生御史稱職名答稱友生萬歷末葉

向高入相並答知生崇禎末左都御史李邦華奏改御史投刺如給事

蓋聞之黄洞云奉旨不知果否

平湖趙無聲先生維寰侍教辨曰世俗士大夫投刺書名但繫京秩即

止稱侍不用教字於是有以銅臭掛名京銜而目不識一丁者公然效

尤以豪於鄉里則曰京官體應如是予謂不然侍以分言臣於君則侍

子孫於祖父伯叔則侍子弟於師則侍其在交遊惟於達尊稱侍則可

乎等交何待爲若教則無往不可自聖賢以及芻蕘工瞽苟有一言合道一事可法雖王公大人亦將折節請益而以區區腐鼠遂謂天下無可受教見解亦何陋也此例想起於隆萬閒吾宗約之兄云鄭淡泉先生官銓部時通判吾相稱侍教生不稱眷以非甲戚也先生去今未遠要見爾時古道尚存今同省皆稱眷眷未足又益以通家而獨漸一教字蓋驕浮日熾古道蕩然矣此不當責之諸銅臭咎在吾黨忘復古者請違衆獨持之何如

通家子記

萬曆乙亥留都部曹諸人極一時盛且修先輩故事易子而課旬爲一會各因所至考其最殿而摩礪之禮部蒲州馮竹坪公子撝謙年十六勞謙纔七歲兵部則興業何鐵橋公子右雍復鹿曾嗣山子應徵應名名年十四徵年十二而雍及召於勞謙同歲河源李斗野子樹楨年十

歲武進史禹門子志賓少樹二年而史部溧陽雖溧坡徐獻瑞亦七歲矣又狀元俞邦捘年十八羽林前衛李承忠年十七蓋諸公教諸子館客之子也 略問禮篇一樓集

書法

邯鄲淳曹娥碑真蹟今在太倉王文肅家 包長明說

陳叔度與曹能始論書曰有友工書尚未絕俗奈何曰筆未拙耳拙則不俗

嘉興助教李曙巖 原中 曰凡人書法濃筆多夭淡筆多壽

茅筆

陳白沙先生自製筆作大小書傳於世人莫能效之

産異

萬歷丁未吳縣石湖陳某妻吳氏産夜叉白魚俊人過期不産一日請

治平寺僧誦經祈佑忽産一胞剖之一銅法馬也重十兩鐫萬歷二十六年置

徐州吳端妻初生子歷五十四日忽嘔三角物數十滌之乃銀二錢四件五六日連嘔數丰合之得大錢七十五皆有年號

朱國盛朱積遞諧

天啓時工部郎中華亭朱國盛黨逆魏歷加尚書銜魏氏敗國盛除名鄉人朱積因宿怨同陳子龍輩上書刺之報稱逆黨積發崇禎癸未榜選庶吉士從李自成逃歸國盛謂爲順黨題楹曰寬着肚皮包世界掙開眼孔看時人

沈㴶

烏程沈文定相國南司業時魏忠賢以事至重其才辯孚禮之且薦於同年巡撫　　相　　科給事中惠世揚

贈遺過望忠賢感之天啓初

以太學門生來謁勞閣人沈光一辔三日終不爲通世揚恚首攻文定去

熊廷弼

輔臣丁紹軾馮銓上私刻像遼東傳因殺熊芝岡丁辛時見熊豕命又

王化貞同熊臨訊在道輙贿市人頌王詈熊

朱國祚

王司寇紀論沈淮削籍初朱文恪擬旨未許　上自改重時旨出人多

文恪修怨司寇曰秀水長者不至是乃烏程搆我耳

毛文龍

天啓丙寅六月金人遺毛文龍書曰古國家興亡皆天運循環其將亡

也必災異屢降各處兵起其將興也必天默護祐動而成功南朝運終

死數未盡天使喪亡將軍豈能救之乎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

韓信陳平棄楚而歸漢劉整呂文煥棄宋而歸元此皆默識天時擇主而事名垂後世自古天生帝王不念仇隙祇論功德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殺而相之遂成霸業敬德太宗之仇也不殺而將之以有天下今將軍戮竭力辦事君臣皆迷反受禍患南朝氣運已盡時勢已盡悔之不及丈龍不報

董應舉屯田

董應舉奉屯田之命給帑金若干無於成事出價買田業主包租董去任即廢蓋懇荒可久今本熟田何以永賴錢相國塞菴說

顧秉謙

顧相國宴魏忠賢窮珍極異覓奇錯四十盤令吏四十人頂獻上紅飲書某味出某地又自撚其鬚曰本宜認子但不用我白鬚兒命二子台頓台砥稱孫立勞二百金壽忠賢文自稱通家晚生二子稱門孫祝

樊良樞

天啓丁卯四月浙江學使南昌樊良樞自還杭州登江岸失印三日或得之司前石獅口中尋出試衢州投劾去

箕仙

天啟二年五月杞縣趙太守彥復游百泉書院有客召箕云淮陰侯也以遼事判曰好將國事與君籌將士無心欲解謀幸得天心猶未泯還看英武定神州又問又判云云其自咏曰當年初搆未央愁日月無光水倒流敢謂漢恩原自薄已令楚客作浮囚青山不掩英雄骨白日難銷天地憂我欲為君論往昔青衫淫透淚還流

戊子山陰白洋朱氏以亂召箕問避地之所在鄉乎曰不可在城乎曰不可然則城鄉間乎又不可歷問其故曰不在劫中人無可無不可

魏忠賢

太監魏忠賢籍沒後崇禎二年七月晦吏科給事中李遇知巡視內庫同各官估諸物抵文武官俸有花梨木鳥木雕花彩黑彩漆黑漆螺甸各項大椅二十五上有龍文鳳彩萬壽等字問之內監云神宗皇帝寶座逆賢家籍出又諸臣上壽錦幛崔呈秀祝壽文二篇顧秉謙詩六十壽文一篇張瑞圖慶榮壽序一篇黃立極疊承恩諭序一篇馮銓祝上壽上公俚言百韻沈惟寶生祠記一首張宏德祝嵩壽詩一篇馮銓詩曰德稟乾坤秀身依日月光惟山竟巍巍瀛海大汪洋甲代名方大於功姓自昌嶽靈生伯甫苗裔出高陽文武人稱傑經綸世待匡器含九淵胸富甲兵強偉略高伊呂雄才生管商枌榆超漢苑運會際軒唐已識天顏喜還知夢賚良楓宸心膂切禁苑姓名彰玉佩趨長樂金貂傳未央袍分仙仗彩袖惹御爐香疏附明離照周旋亙宸陽前星初熠熠幻海已泱泱羽翼裔商山手鷹揚渭汭祥龍飛時放蟄鵬運遂搏扶搏

望真師友承華綍贊襄風雲應契合魚水恰相當黼導歸仁術謨謀得
智囊鼎湖舟再起玉几命重揚堯舜當我世皋夔佐吾皇端司星宿合
令譽斗山昂曉日通丹陛春風滿玉堂儒臣開竹扇元老佞青箱翊尾
雲彩扇鴛鴻筍列行同占卿月皎共仰客星芒剡表尊公望惟篤仗子
房謨猷規聖學紀法震乾綱大有時方泰中興衆所宗英才初衆拔霄
小或顛狂簪筆希鳴鳳盈廷起沸蜩玄黃將易色同異各爭戕不有風
雷震幾令宇宙荒燧龍開朝耀魑魅息披猖求舊存耆者維新洗肺腸
闕門等上聖重治法前王黔首沾膏潤穹玄賜福禳芭孚儀穎洛寶璽
見臨漳部奏清河瑞家藏棲畝糧天人同叶應中外體安瘥文石擎天
柱靈鰲駕海梁純忠扶社稷壯志掃欃槍時下修刑政單與只糗糧雁
門無豕牧雉堞固金湯挾纊從天府投膠自上方律師遵豹略驕勇敢
鴟張九載逋逃寇一朝思啟疆羽書馳上苑烽燧達長楊更有儀關巧

番來輦轂存逋蛇 生肘腋胡越扇蕭牆究計潛相應梟心未可量公車
頻碩畫麟座獨彷徨非得宗臣力焉能溥海康運籌先俎豆決勝滿疆
場太伯隨旌指昆吾早劍鋩有奸皆鼠竄無賊不踉蹌麟閣分形炳雲
臺共激昂有功必上賞 德宜償胙土 家業分茅在帶礪山河延
奕葉閥閱盡冠裳興漢推平虜平升實破羌歷夷來弁服甌脫化蠶桑
九塞威靈赫三朝典盛襄梯航歸玉帛曆視肅巖廊顧予茅淡地溢容
荊棘 經營勞劈畫撙節備周詳桐梓共挺楠梗柟在棟梁子來仍勿
亟農事更黍妨宸極端袞冕中天起閶闔百靈咸受職萬國盡趨蹌
 龍蟠去斯干虎拜颺嘉猷高且爽大國闢姬姜帶礪中盟誓威儀異
璧璋上公崇特進匕廟儼蒸嘗玉綸褒 湮雕乃頌什煌尊庸光後意
史冊萬年芳畏壘夕尸祝江瀆徧苗棠承恩宏甲第開宴沃春觴嘉瑞
生芝園輕裘解鷫鸘攝厥貞盂月晴旭送餘涼譯國錄芝雀瑤池下彩

屋上台輝煜煜南極映蒼蒼鼎熟珍羞味　傾沅瀣漿大官頒御饌堂響振幽篁雅樂登歌繞和聲條占壎篪筵青玉案丹鋪紫瓊霜玉母蟠桃日安期大棗瓜添籌勤海客托戟列朝郎壯志千秋樹箕疇五福章群情勸九錫獨坐引雙黄充宰無窮壽朝家有道長嗟予才朽落念我學　亦樗散原無用揄枌徒自搶明公垂顧盼溝斷被青黄知己稱奇遘褆躬竊慊惶有懷惟鏤結消渴欲膏肓虛負雲天義安能寢食遑啣環恩莫報結草德難忘齋沐通魚雁虔誠筦筐傾言千紀壽長進几霞觴

黄汝亨

杭州西湖立魏忠賢祠賜名永恩浙撫潘汝禎倡之祠始成御人黄憲副汝亨臥疾不可起魏氏敗有奏汝亨以入祠翹論彼詬辱垂死則流聞誤之耳

中書舍人新安吴懷賢幕客程於古偶閱邸報塗抹蒼頭告懷賢訐於東廠捕下獄懷賢承之掠死崇禎初贈　始禍不自蔡殁顧其榮人事真不可測

余煌

會稽余太史煌事親篤孝既顯貴父幼美自期甚取不拜封命俄歲試下等太史適家居令赴學使代朴勉如命宗廠中阻改令少子往自是謝逢掖受章服之榮

天鑒錄

錦衣　胡岐山太監明良輔從子也寓京口往來吴縱判探陰事德清蔡奕琛以買海盗中書吴忠彦家嘉興岳和聲虞廷陸合謀作天鑒錄謂東林枉做小人不貳東林得為君子列名分注凡五百七十人品目三日夜書成託浙撫俊臘把總　岳致之逆賢以把總其寄腹也人

五千金託岐山壽權呈秀謀薦起中彥

郭之琮

蒲州郭之琮萬歷甲辰進士歷宣大總督常述夙生為迎之苦本蜀人讀書山寺中撥爐灰得二十五金蓋老僧所藏致僧死書生亦没罰作馬其主富人即老僧也被騎箱負痛過鞭箠復轉生梁氏出胎方落自喜為男子舒手連聲曰好其家怪之立溺死又生郭家念前死九歲不言偶讀一壽文父駭問因詳其故自是夙諳經史居官記前因勸人惜馬

孫承宗

先帝好修飾言貌孫高陽相國嘗面論兵餉云肚子裏包可識　上曰何其粗也間引疾溫旨岂諭曰好出來了

閣揭

閣揭萬歷前不數進事閣重命元輔秘啟多所嘉納　先帝時屢覆視
為故事不復經意

先帝儉德

午日例賜諸臣蜀扇崇禎時罷之
侍漏向憩內臣直房供飯例酬一觴　上禁之供露坐松林下賜大臣
上樽發之或江南白酒蓋　中宮蘇人故多吳釀

周奎

嘉定伯周奎樸謹諸子粗鄙雖貪恣大不如田氏嘗飲吳駿公太史太
史問宮中異兆曰有之少時某嫗來命出拜之某嫗遠仆地今想之或
不足當其拜耳

田弘遇

左都督田弘遇故博徒亡賴走淮安納中軍官為御史房可壯所擬免

歸天津多養女御史　吳阿衡巡城時納其女云貴妃女弟阿衡坐事下獄論死因田氏力得釋楊嗣昌本兵迎合田氏推阿衡邊才歷總督薊遼飲酒好婦女戎備弛廢嗣昌言其不可阿衡疏辯有云臣繼妻即皇貴妃之胞妹也又云臣陽痿不舉云云給事中葛樞糾其借援宮掖語極穢褻亡何敵入牆子嶺是日總鎮太監鄧希詔誕辰阿衡及諸帥各往賀不及備甫宴萬騎踰嶺矣阿衡起坐牽裨將出禦勢莫可遏走一村堡被圍數十重越二日而陷其家在嶺亡恙引遇挾勢驕傾造請朝貴權出嘉定周氏上辛巳來江南過金陵收子女珍異亡算故太學吳興茅元儀妾楊宛本吳娼也善琴書引遇至茅氏求出見即留以歸壬午道臨清幾陷敵潛免八月　貴妃薨稍斂戢明年奏進其少女年十四有殊色從楊宛學琴曲不再授　先帝納之數日不朝引遇善誘致富人鬪葉子接坐決勝左右陰為地富人心懾手持竟大負至數

千金弘遇立置馬廄下責進不少侍凡傾數十家金陵太學某悞犯其術一日罄産五千畝亡何弘遇卒明年長安陷田氏逃民間今爲貴家妾

陸完學

大司馬太倉陸完學協理戎政再蔭錦衣時太監曹化淳提督戎開其方略曰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專事唯諾竟得善去貴縣張四知代之卹錢請教曰有四字相贈行所無事廾貴縣初不以爲然已悉如其言所批牘輙曰照行一日語吳駿公太史曰行所無事貴鄉陸翁見教甚得力吳曰國之大事在戎何云行所無事貴縣無以對未幾內閣

周道登

吳江周相國性木强不好矜飾一日侍朝默笑　先帝見之詰其故不

對亦不謝既出華亭餞相國尤之曰已笑矣奈何　上自北發歌訃問
僅祭一壇于半葬典禮雖薄猶同官幹護之

綸命

百官貤封告勅舊詞臣贈官告勅舊中翰崇禎初贈高攀龍誥命許士
柔擅撰被免

九京營河漕撫按鎮巡等勅書俱累朝成稿不易一字或當增改經閣
臣題尤始得命長山劉相國鴻訓以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勅書擅
增數字下獄戍代州

張鼎

華亭侍郎張侗初鼎學行著稱夫人陸氏頗嫻婣侍郎若之沙門逆觀
有道術侍郎以夙命問令持咒　處誦半載當自悟也至期恍覺
前生戀伎某登第負之轉生陸氏

起居注

上初命史官紀注後召對漸任喜怒慮未可示後罷之　日講六人專司起居已執政多奉密諭不欲外聞仍起居注

錢謙益

常熟張漢儒本縣簿佐史也陳侍郎必謙筮仕初入幕後忤意撈曰革退張漢儒不許復入漢儒恥之已隣人失雞詈及漢儒以隣屋為瞿給事式耜也漢儒通刺自白瞿不納曰陳氏逐客何刺為漢儒恚甚入京欲許必謙會邑人陳履謙以家累逃京師怨錢侍郎謙益述其語漢儒曰陳益我無大報陳宜先及牧齋也又訟師畢良臣常上牧齋六字訣曰鐵曹和溫曾張疑曾謂司礼太監曹化淳也和溫指烏程相國曾張指漢儒良臣隨自泄於履謙之子履謙因改為激溫曾朱朱蓋撫寧侯國弼也撫寧方恭烏程即上揭化淳化淳大懼不欲居款遂盡發烏程

怒牧齋事而下漢儒優諫並武舉王番立枷死番屋本陶氏後歸錢氏
納價又折之恨極訴京師

何吾騶

香山何象岡相國以大腰玉不加意錢塞菴曰毋妨雖未腰玉人視之
同爲閣老何犀玉之異

嶺南巨宦何太宰熊祥黃宗伯士俊何相國吾騶陳侍郎子壯並鉅富
於桑梓不甚稱也香山專販海侍郎至窩盜御史李雲鴻疏劾子壯朝
議不悅例轉雲鴻

程國祥

程國祥清望素著入相後頗迎　上意啟其瑣屑搜民間房稅

虞山後輩

常熟楊子常彝初以太倉張采張溥謁錢牧齋時同社薄其文已采登

第溥又出宜興周相國牧齋反因之通相國

李長庚

李夢白太宰朝罷例揖閣臣時方更選法太宰述近意倪鴻寶云云溫相國體仁曰此事老先生自主與倪鴻寶無涉

傅冠

崇禎戊寅六月劉宇亮傅冠直內閣是日直經筵傅敷陳剴暢進退詳雅　上退入煖閣諸臣尚位俟傅　上方酌定枚卜諸臣及出門知傅等大拜

楊嗣昌

武陵相國本兵時丁丑觀政進士二十六人各受以楊襄毅傅集示方略嘗曰今日盜賊須十面埋伏法藏之否則我東馳西鶩徒團走見困而欲增兵先議　餉必加派殫一二年之力庶可蕩平進士歙縣洪天

推曰老先生策甚善雖民力有限果一二年蕩平有何不可若猶未也
民力坐困將若之何本兵色動大不懌
平島劉興教兵潰 上中夜召本兵問計對曰毛文龍遙制建州有名
無實文龍死留島兵無益不如撤之今未撤而潰於我非有損也明日
本兵以語朝中
翰林編修楊廷麟論楊嗣昌庸臣非奸臣嗣昌大恨之謂奸猶可也乃
庸我乎出廷麟兵部主事監軍請

戎備

戊寅烽火徹於京師大司馬登城見眾騎驅難民二三百人遶城而走
命開門發兵擒之將獻俘訊之則胡婦也職方 郎笑曰且未獻俘
待吾輩用過始以氣
工曹繕械日不給忽命召狗麓一千時有言猶犬最警令登城司夜不

虞掩襲從之宋以羅江狗為笑世故未嘗乏也

中府僉書謝弘毅嘗侍班召對詞臣某遽出奏火器不可不備　上恚曰朕未嘗問及爾對云何某叩謝

作文法

粵東某生謁太倉張太史溥其歷試草曰因緣簿遊塗所著曰山水志俱就質且懇作文法太史曰毋炫奇也如因緣簿仍名歷試草山水志仍游南游草斯得之矣

王思任

山陰王思任恃才傲物忽崇禎　冬諭停刑是日會徐九一汧於朝房九一笑曰此盛德事可謂瑞冬王號遂東王答曰此亦九死一生鄉人張汝懋其門生也過其家閽賴扑聲張曰命奴市鴨子云主人不在鴨子安得有主人王笑曰箕子為之奴鴨子獨無主人乎

夢有字

崇禎癸未五月　上夢有一人書有字以語内臣或曰此人有之祥儀會極門上疏言　陛下步後諸臣某又某以為祥臣竊以為非利益有字則大明去其半矣云云　上怒甚下兵科郭　跡其人不得又下錦衣衛帥駱養性跡之不得霍達曰此即賊奸細也

武備

崇禎時杭州各城軒廠攄臣某命兩旁各砌三尺餘歷其閣蘇州城塗以石灰以是言備徒供喙者一喙

張次仲

張元岵曰今人沽名釣譽肇金與帛竭精殫智終無所成而古人或一事之得一言之出往往流傳於從後反或不磨所以人貴自立耳

元岵論樂之實手舞足蹈如伍員鞭尸黃香扇枕老萊子戲采皆是此

意

心竅

庚辰山西大饑人相食剖心其竅多寡不等或無竅或五六其二三竅爲多心大小各異

周延儒再召

宜興再召都督杜文煥日章起其家告曰相國聞命例氣辭而今事迫矣寇胡交訌勢不兩顧其關係在松山之師稍有蹉跌大事去矣相國毓辭即宜附密奏撤師松山回守關門蓄力併銳猶可支也若待相國入朝而圖之度紓程三四月則松山隳矣關門豈能獨禦哉　上待相國厚言之必聽幸速爲計宜興漫應之殊不致意及入朝東師果潰而九塞之精銳盡矣都督以語吳駿公深用追歎日章博通經史二氏善五七言律

吳駿公太史嘗請事宜興如兵食河漕等當若何宜興但曰有督撫等任之並無他語滑縣魏炤乘井研陳演接朝士並曲謹未嘗涉時事井研即瑣語輙左右顧始發實皆寒暄酬應語也

孫傳庭

中丞孫傳庭勤王獨不召見自疑懼託耳聵求免上不許陰令撫按道府偵之各稱其聵先是過易州所部兵頗道横辱學正　之弟適按臣委學正伺報於是學正報某日接某人與某人非聵者按臣以是聞下傳庭獄撫道府諸臣俱落職

曹文衡

薊遼總督曹文衡並削職樹坊於里忤縣官手摶其面縣官大怒杖之二十下獄

阮正中陰德

丙子海鹽訓導　阮正中恬潔自勵署桐鄉縣事三月積千金為吳給事麟徵所重得宰壽昌缺歲殆四千金意覬溫州同知時巡臺金壇鄧釵出壽昌隣宦某之門以八百金壽隣宦某鄧釵許之尋辛未及薦正中嘗候隣宦某某謂其索負若無措正中曰某非求償者應夫人介意特相慰藉事之不諧命也願勿再及某宦原乙榜窮老止一孫命出叩謝俄巡臺來又某門生泣告其事巡臺曰此足徵壽昌矣特疏薦徵拜　科給事中正中辭巡臺巡臺曰公隱德非人所及始知某宦之力也又餉以三百金不受

白檻園石

聊城進士白檻治園於臨清䈬二石致自章丘順德州謝太宰陛求之不與謝方典銓補檻盧氏令被寇死濟寧楊士聰詩與寄煙齋粗適意禍胎花甸杳歸魂

科第陰德

蘄州程驛崇禎戊辰進士授惠州推官庚午分考閩闈撤棘語門人曰吾輩讀書雖藉文字而積德尤爲之本予記公車時舟泊一渚是夕北岸某家失火有婦保弁投水予呼僮救之入舟恐僮輩有他意坐守徹夜解衣衣之凌晨歸其家而行是婦見疑於夫謂倖生逐之適懷娠不能明也還母家後舉子岐嶷可愛少即補諸生售鄉榜戊辰同僅闈初場稿畢拍案叫絕俟燭盡燼其角自度不中格未勝負步於號房見隔坐老孝廉枯坐舉稿授之記其名乃程驛也驛因奏名成進士少年來訪懇問素履漫以前事應之少年泣拜曰公負長者吾母常誦此事無路訪覓今借以七藝報於顧足矣乃述母見逐之故其冤始白故知陰德昀昀不爽也備敘顛末以爲門人訓

鄞縣邵仲陟己卯館袁化祝氏赴秋闈寓婦意挑之仲陟不應待女闈

餽茗餌據却之或婦自至避不接且戒祝氏童勿以語人仲陟竟登榜

吳培昌

華亭吳培昌宰仁和贓貨時歲餞借完漕貨富民五萬金半私其橐嘗薦五千金內召還里即被劾鞫謂西臺直撥之耳先事偕李吳昌時同舟而北志意驕溢癸未四月河南道御史吳履中同嘉興曹溶給事中長沙廖國遴松江楊枝起平湖馬嘉植等集松棚下履中曰將來匪人玷臺矣公等何不糾之問其人曰吳仁和也各言其贓貨以隣近未便糾國遴人他對時侍御史大興甯承勳以堂考次等當調國遴巡履中從史之履中遂語承勳曰君授職來曾被考乎曰前被考未實授履中曰君能論吳培昌則臺端生色矣承勳唯唯云恐事未詳枝起溶請任之枝起例事狀溶繕疏以承勳名上得旨下培昌撫按勘理培昌道德州見報駭懼亟反昌時怒言路謂此非逐培昌乃逐我也兼程入京偵

其事陰代宜興揭言路喜中人往往不識面借旛如吳培事痛承勳何曾撿之實枚起滚等嗾使陛下試召問則立破矣　上尋召府部大臣對詰手粉呂承勳承勳不知所出　上曰爾糾吳培昌能誦其奏乎承勳惘然　上曰即未全誦事可悉也承勳勉敍一二　上曰奏不自出當指其實承勳服而退名責回奏承勳趣枚起滚商之承勳回奏培昌撿跡甚著臣誼當糾第路遠未詳訪之枚起滚非有他也章上不問枚起滚亦回奏不問而昌時憾三人甚托給事中常熟時敏伺三人起居三人謂敏同上傾心告之且求為昌時地不知敏賣三人於昌時也會推孫晉大同巡撫昌時嗾宜興揭國遴等有私國遴枚起下獄滚謫官聽勘而三人尚乞援昌時其見賣久矣

熊開元

嘉魚熊開元萊陽姜埰言事下錦衣獄密旨欲令都督駱養性死之養

性私語同鄉廖國遴國遴阻之毋殺言官行疏救之矣明日疏上果殺其獄月餘國遴與同官曹良直飲酒語及之良直曰駱受盜吉安得少泄不佞且以聞國遴初不為意良直果疏上留中養性聞劾大恐几欲自裁已絕無托一日 上手書詔勳武射并及都督駱養性益大恐射得三矢賜茶養性不敢受奏臣服罪久矣因述前事上不問始自安

董象恆

雲間董中丞象恆撫浙有緩靜之德坐累被逮甲申三月許因納贖董聯浙省在京者疏救既奉旨未下輒出獄又浙人焚香迎於司寇門其人爭金相詬東廠伺得之欲以聞董即夜潛入獄

兵疫

癸未夏秋間城內大疫營兵半空大司馬以餉匱竟不補至誤國

蝗蟲秀才

庚辰辛巳間山東大蝗許收蝗五十石補諸生時呼蝗蟲秀才

佛災

庚辰二月十九日杭州錢塘門昭慶寺火銅像燦盡東廡伽藍三像土偶如故屋雖燬神製無一損豈佛之靈不及伽藍耶殆有不可解者初萬歷間賜大藏經嘉興尚書岳石帆元聲見經藏零落令入嘉興金明寺求善手整之得不燬

弔沈何山詩

秀水朱侍郎大啟弔烏程沈尚書演尚書亡子客至不具賓禮怒賦一絕術士俱傳不死方臨期一着費商量無生無死原無用只向留城學子房

武塘詩

嘉善進士徐遠員錢相國子錢因責進遠致相國書附以詩得好休時

便好休蘆花滿地燕飛秋黃鸝唱晚日西落幾見門前水倒流相逼返

其書題曰馮君滿用一帆風波復推波滿眼中莫笑寒窮無暖氣三春

花柳總成空

孝陵碑石

辛巳　孝陵重立神烈山碑石戶部給石價四千金石出宜興山中實

七百金

劉宗周不捐俸

劉念臺先生工部侍郎時烏程倡百官捐俸助馬先生獨否曰朝廷以

此養廉不宜自薄

市廕

烏程朱文肅相國國楨同年僉事朱汝器雅相厚非族也文肅無少子

中書舍人紳利汝器子謙之金許廕敘而紳以劾郡守朱大受杖六上

大受發其私又文廟祖墓在長興守者朱國彬盜穿木兒罪冒族父名
許紳市儈下紳刑部獄死紳嘗買伎俞楚煙以櫬歸

借宛脫囚

崇禎五年高平典史張　悅因婦許氏借丐婦宛爲許氏繫歷於官
舍狭滿還富平隷人發其事逮張至抵死

南內盜

辛巳十二月南京大內西宮火以盜利其銅火之
壬午四月盜秘色甆器五百件

收生婦

庚辰九月癸未收生婦王氏孫男李化龍王化姪錢天祐俱着與官帶
總旗兵部知道

清豐義士

壬午北兵陷清豐執知縣馬中驥諸生某力救之非令君也乃歌者中驥果以歌免某被殺

范允臨書倂

姑蘇參議沈長倩允臨幼子與徐太史勿齋汧議姻或惡長倩以倂館選必絕婚得之長倩拈古事書倂曰長慶中王起知貢舉欲以白敏中為狀元嫌其與賀拔惎往還密令親知致意敏中辭出惎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輕絕至交相與盡醉起聞之曰我比祗得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

梁州杰

梁州杰故嘉善丁清惠公賓奴產子宋姓倩塾補諸生以黠猾忤主除名出亡遇山西梁某以事之挈歸冒氏藉登辛未進士歷咸陽曾縣令好貨論死揚州州杰初第刻稿督腹北面而朝之其文有曰謹具田冊

大老奉中天子親家時以為笑

陳美餐

上虞陳木生太史居鄉豪逞貫怨閭里壬午家大疫止一幼孫呂孫姚醫者史繼燭史圭門若神鞭其背謂彼驕橫不當療也因仆地而蘇幼孫殤絕

陸員外贈妾東

嘉興梅溪里李明藏無子平湖陸員外嗣端從源贈以無姬東曰北地佳人盈盈甫笄東方才士鬑鬑有鬚割我下陳侍御中怪鶯柳之長條初折梅溪之遠黛方新紅拂善相李郎庶幾俊眼黃衫俠客寧又詢差奇緣拜姑嫜身作分明敘姊妹心休見別豪豈同於換為喜或嬉於乘龍曉發棠舟只合漫歌河畔柳夕開油壁想應懽見畫中人陳媛咏舊宮詩我不更逢山下杜老賦新婚別君其倦問水濱可微遊身刪採微

芹以充合巹願言種玉用慰推雲

王介人還妾

乙酉九月梅溪里王翀買妾張氏蓋難婦也明年丙戌夏還其故室作滿庭芳詞題帕贈之

人月冰奩三春香袖客遊多負嬋娟一魂自守掩抑待歸期私惜閑情半枕肯征雁星影相宜殘酒聚聲附耳片刻情郎陪　窺窗今未發旋傷還次對眼看離念堂前去燕故壘重棲珍重紅樓小帕沾餘屑檀氣縷閒新詞與能將好夢寄我數行啼

江南邊聲

癸未春夜飲張巍山先生留署中聞行歌者歎曰此邊聲也乃在江南乎今思其言即早有斜川之料

三區方略

南昌黎博菴元寬督學兩浙癸酉七月大考諸生策問三區方略多不

能對蓋吾浙恭將四名分一區曰浙西曰盛紹曰金衢白温台時浙東患海盜

馬玉

蕪伎馮玉擅美百里山陰余狀元煌欲娶之偶朱錦衣席上侑飲歌琵琶記中滿城中許多公與侯何須羨狀元余意頓阻

陸澄源剌黨

山陰都諫陳爾翼黨逆璫除名於錢塘西河旁陸員外澄源鬬近況云有甥女陳曰君遂作公公矣員外漫舉唱曰公公一日發几五稱自天來大此劉瑾傳奇語陳慚而去

薦侑

崇禎末士大夫苞苴㮣千百金苦於貲重專黃金美珠人參異幣時都門嚴邏而貨賄愈廣癸未大計錦衣衛南鎮撫司僉書山陰朱壽宜爲

鄉試寄進累羨餘八千金世事可知矣

都諫娶娼

雲間許都諫譽卿娶王修微常熟錢侍郎謙益娶柳如是並落籍章臺禮同正嫡先進家範未之或聞

巡臺私從

巡按向獨身赴任　祖制行李八十斤出不馬食不芻今遺規漸盡惟單行如故崇禎丁丑邑人葛徵奇按廣東攜一庖人弘光初沂州彭遇颽按浙至携全家

鄭芝龍

鄭芝龍少亡賴走日本小名鳳姐年二十一從李旦巡閩航海行劫嘯聚頗衆同輩二十餘人莫適爲長各約投甌於海不沒者爲雄獨芝龍投甌不沒衆因推戴常值颶舟覆及風息舟之貨俱在按宋福州鄭廣

以海寇授職對郡寮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
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慚嘷不謂今鄭氏萬倍於廣也
誦經滅蝗
本兵楊嗣昌請誦法華經滅蝗
追封母后菩薩
崇禎十三年追封　孝元貞皇后曰智上菩薩　孝純皇太后劉氏曰
顯仁九蓮菩薩
癸未選館
癸未九月望廷試貢士傳臚訖以守令關人命進士減觀政一月閣臣
請館選奉　高皇帝位於閣中示其無私非制也嘉善沈演預選儀易
魏學濂
魏學濂壬午舉南榜樹旗於門題孝廉之名義紹忠節之家辯私印曰

一門忠孝

海鹽陳梁弔子一詩扁舟弔子一無言意黯然手持一端葛爲致阿母前子一曾過我貽我絕命篇竟置不讀一讀泪湔泉初念死迎死轉念誰能堅責人莫太苛子一亦優爲不如子一者高卓何軒軒

華亭李雯弔子一詩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新論何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

錢獘

崇禎時錢法日壞薄小如鵞眼荇葉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塞菴入相携戸部夾鑄錢若干欲上之爲烏程所阻

癸未冬錢法侍郎請禁萬歷泰昌天啟錢止行崇禎錢而崇禎錢少一時苦之都市常曰拿崇禎來或應曰崇禎能有幾日識者知其非祥

降級

崇禎來中外官降級甚多仍陞遷如故帶降級字惟守令必開復得轉咸歎淹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降九級書奏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降三級又降三級又降三級臣某松江知府方岳貢歷十四年歷降三十　級夫御史七品降九級郡守四品降三十　級幾無容地而猶衣豸横金也章服不足榮功令不足畏矣六朝時降罰白衣領職豈謂是乎

訓儲

先帝好學不輟其訓儲亦然一日宮中有處暫假語閣臣曰　東宮又荒疏四五日矣見忠荊麟徵家誡要語

閱武

先帝力能開弓外解弓弩多駁回所頒行間皆不能用造甲每利矢

陷之駁回於是甲戌學一分有餘過重難堪玉堂薈記

孝陵樹

崇禎十年修孝陵凡樹萬有二千九百五十七株刪枯樹五百八十六株

後湖

崇禎四年修後湖冊庫柱列匠人名氏十年不壞始免議

陳際泰

臨川陳大士深於經術盡日可草制義三十首　選貢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年六十五猶善酒御内辛巳送金谿蔡相國之喪卒於家

撫州人因大士之教生徒立業俱尚迅敏辛巳嘉定侯廣安峒曾視學江右正考儒童訖仍大收限試七義稍欠則加杖有差他郡少者數人

多或數十人惟撫州九百餘人惠其衆特簡七目曰日月星辰曰盤蓋蛟龍曰鳥獸魚鼈曰干戈戚揚曰麻縷絲絮曰江淮河漢曰梓匠輪輿共錄四十人以額實不勝收也其減責者僅二人

凌駉

李建泰王錫袞丙子主南畿試時各省卷磨勘各有停革建泰等計必不免遂自語禮部以凌駉桑芸停科芸年二十二駉稍長命下駉除名停芸三科駉不能還訴建泰生雖不敢奈何以駉塞責也建泰語阻許館之貽百金且任其完復庚辰不復至壬午收籍癸未成進士建泰出師　上問贊幕者誰也舉駉任兵部職方主事建泰爲僨賊所執偉其貌知李姓拜稱皇叔閉深殿中賊去清人入大內開殿得建泰仍相之與涿州不合引去而建泰之督師也山西　　　爲裨將義被僇慨之至是誣告建泰通叛遠入京鞫之不實某坐誅建泰得宥駉事弘光朝拜

御史巡按河南歪歸德度不支夜自經

王漢

嵘縣王漢丁丑進士嘗與同年包長明訪陳大士 云先兄已無子恐身亦不良死大士曰曹操赤壁之戰足下且爲荀文若何也 王應爭其兄

丹銀

沁水張都督道濬好方術謂丹客俱紿人偶平陽人傳方試之並驗前督欲授余余不應又有小方曰得一鏹吳興茅止生 剎 請其法遂僞作之謂余不妄作者傳之日佐薪水可也余辭曰寒士命厄正惟是半菽不充藜藿無措若曰享一鏹則腹且果然豈上天見困之意哉嘗見稗官家言吳人某 好丹偶延士方某 試作黃白殊驗狩安之方士某燒畢著顧脫此事往往多陰譴僕雖長餓不願聞也

金箔

宋杭人周承裕私鑄金爲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徙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爲令 田汝成

按秦漢以前餽遺多黃金江左後白金盛行宋人謂黃金之耗在於佛像夫佛像固足耗而今日之耗莫大於屏幛樓署冠裳器飾之類歲耗不可勝計如金陵蘇杭製扇徧天下其糜金箔何限恐佛像不足當其十一也推此一端律以宋事庶乎有警

時敏

初餘杭大滌山洞中有異人寓焉不知其年月云吳人也嘗出遊值筆賈爲吳中故人相話舊云能見訪入洞初黝暗勿自阻即得逢英當有以少報久之筆工尋山洞如其言深入豁然天開見異人坐石床延接甚至謂子貧或外人託問未來事可知晦朔夕也於是婁往來焉常熟

時敏子栗求亦託筆工致問云功名歷歷第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師敏成進士除海鹽令對所善諸生若輩海宜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師因述前指敏調安陽又調固始邑婁婦甚擁貲數十萬居鄉時寇警招之入城令捐助先後不貲竟寇偪縣出入城被難因籍其家已選　部主事給事吳昌時采項考選召對　上臨門手注御史出語人日猫頭補子豈人所着則宜與吾揭改兵科給事中甲申正月　調金華守上書自明又得留尋從賊除邑縣令御史蘇京除四川防禦使敵即修謁歲飾短後衣長跪已適歸昔鄭相如告鄭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借亂當得僞官願守忠節時開元三十年也後安祿山反虔陷賊署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事平虔減死貶台州司户天寶十三年與今之甲申三月同二子獨不能預避之耶亦何貴於前知司戶亡論敏且外遷適當其幸至上書乞留豈非溺於津要附宜興未足特於附

賊矣

吳之俊五議

南渡初　諸生吳之俊上史相國五議

漕糧兩石而運一石今湖廣山西順流而下浙直一水之便俱數日可達京倉漕糧在湖廣今共鎮撫對支在徐泗淮揚與淮揚鎮撫對支在九江安慶與江西對支某地鎮撫在某地對支或對支隣近盈餘即解京倉在昔水耗緣途運維難京倉存積數年故有鼠雀朽腐之額今糧本年支銷所存京倉幾何過夏加一耗之足矣對支可無耗也浙直兌例每舡正米三百三十石凡百加九石八斗十斛三尖一舡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每石蘆席車脚茶果常例之費二錢有餘而湖廣江西耗有加六加七之異使費倍之歲舡小修三年大修五年大造又外帶六十石每石水脚一錢五分耗米加一之五更無他費則今日四省運

糧京倉遠近軍便較之邊糧可以類推也

白糧三石而運一石獨蘇松嘉湖五府有之共二十萬十七石例耗米三斗舂辦二斗六升本色四斗折色四斗折銀二兩嘉湖水脚每石六錢雜項之費不與焉今奉旨明年改折二年正額外即餘米十萬有零以佐軍興

九邊已絕開中來年南京概給新引兩淮仍五錢六分兩浙每引四錢浙鹽計四十萬引淮鹽正浮額八十餘萬引除湖廣河南殘破少行約三四十萬引每引又庫價二錢三分淮浙可得四五十萬補正供之不足

松江細布三匹而致一匹今宮寺不過數百人所需幾何宮布亦使細布十有餘萬編審解戶諒助貼價折可十萬

大派改造 祖制十年一派係浙直福建十八府並廣德州供織上用

如金花緞大紅錦每匹至二十餘金又鋪墊一兩九錢共計十八萬匹又細造六千匹如虎豹緞每匹七金鋪墊一兩二錢　皇上登極例有只孫團花亦應動支二十餘萬更有龍袍妃服綾紗黃白絹並鋪墊等項共三百萬之額或動支於四司料價或動太倉料價或出正倍額辦不一而足再如天啟間題加遼餉七百六十萬勦練二餉浙直廣福江西五省亦約一百四五十萬而冏馬折價河工見存與稅雜稅金花及十庫茶蠟顏料藥材諒酌上供猶可變通二百餘萬東南財賦現在千萬有餘而漕米幾三百萬不與也

顧錫疇

崑山顧宗伯瑞屏乙酉九月又被難航海至溫州入閩隆武朝加太子太師仍禮部尚書命聯絡浙直士籍十一月復至溫州因募兵之餉欲徵魚稅迴撫盧若騰總兵丹陽賀君堯爭魚稅成隙而君堯部下毆諸

生致諸生洶洶宗伯遂疏恭盧賀兩公丙戌三月宗伯復命宿江心寺君竟夜遣人殺之

趙庚

吳江趙庚字煥之崇禎甲戌進士隆武時文選主事遭亂祝髮為僧遠游天台習禪學毫不顧家者二年子遣候或言其子應省試曰此多事、已鄉舉曰又多事終無所囑時吳江某村廟流言武當真武之神攜節焉香火驟溢改創神宇具僧積鏹數萬趙氏子孝廉潛利之訐於巡臺秦世楨謂有張角之孽事下蘇州同知　或走天臺邀庚還戒其子庚不得已同二僧來過平望值風舟覆救出庚俄坐逝　陸嵩時記

獨足鳥

新安陳文遠崇禎中遊於山陝間西北有鳥大如鴿獨足千百為群每集處不旬日中流寇寇就為吾家鳥時墮地食之味腴又嘗見空中飛

銀大小不一相擊撞有聲人以石中之亦墮地餘不知所往

朱積離魂

華亭朱積以應常逃南常疾甚魂冉冉自榻出升屋上若前列雙燭身東向即燭東身西向即燭西竟日魂徐下入所寢之東南隅見身偃於榻並榻卧者不知為何人也如是三日忽欲洩借卧者洩焉時扶掖甚苦久之魂登榻並卧久不相屬小間同年某移飲榻次詢胡年燈夕偕游答之曰我頗甚但未知彼許我否同年駭別魂離二十七日始合體而愈因歷歷為包長明述之

修志

沈石湖吳郡志成欲刻時有求附其事於籍而弗得者譁曰是非石湖筆也守懼莫改辨亦弗敢删以書藏諸學宮見沐人趙汝談序中崇禎初梅海宦教諭平湖趙無聲維泉以修我縣志見忌濱行柬予曰不佞故

以痴瘋為不知者所詬厲不意世間亦復有如不佞者亦更有如不佞之知兄者德不孤必有隣信矣

傭養

有賈江北者募二傭背其裝先各與一金嘗午飯旅舍忽失二傭意其逋出傭養示舍主舍主曰無妨彼非傭也本兄弟俱諸生也俄至問之值母生日資力金為壽上一觴耳惜失其名氏 周公貞記

逸詩

丙戌六月七日檇李居用明走幽橋村值木鐸老人挂 太祖高皇帝聖諭牌因檇語道側雪涕而別似昆陵人舟泊有兒鼓枻用明詩紀之不載

學使李際期試金華諸生或題牘曰滿州衣帽滿州頭滿面威風滿面羞滿眼干戈滿眼淚滿腔忠憤滿腔愁

誕日疏

戊子正月嘉善錢相國誕日釋行門 正志修齋疏曰竊以久莫久於無量壽莫誇上古之椿永莫永於一 刹好納須彌於芥蓋謂仁者必靜靜則有常吉士多求求止於道若夫善頌善禱總屬虛譽之事不騫不崩亦是過情之願斯尚不可質諸正人君子之前又曷敢昭告大覺世尊者耶但願身雖幻有借假可以修真時雖駛流不遷即是常住仲尼之欲無大過猶須假我數年顏子之殆其庶幾政在不違三月況乎黑業多而白業少尤宜更事懺摩人心危而道心微願用克勤 到孰謂延齡非進德之基而攝生非薄德之地也茲者歲添一算乃宜喜宜懼交關事且百叢覺為人為己之相間人則慶卿老而兼國老我則憂未解天下之倒懸人或慶爵尊而暨齒尊我則憂難慰蒼生之厭望略弛刻責便墮自寬財失愚雖遂憐昏弱由是希良馬之視鞭影直須長驅乞

放野牛之去尾牙猛然大奮辛爾落日之方可想會且形就而神和觀河見之不殊何妨年變而月化伏願自今已後寒威微骨梅花識天地之心和氣滿懷穀種播聖神之德已用諸河之水不消口吸西江既睹夜半之星何俟身藏北斗試看春風澹蕩象牙點點雲雷華秋水澄清珊瑚枝枝海波月

人瑞

歸化縣晏景生洪武壬戌年百有二歲

合州楊小彭年百三十歲喻尚書時有詩

永康徐伯敦嘉靖戊午百有三歲郡守李　問其故曰無他第寡欲耳

莆田林貴生宣德丁未卒嘉靖己丑年百有五歲朱永崇吳大猷陳居葵各年百歲

義烏陳世泰萬歷戊寅年百有六歲或題其門壽域天開眼見六朝盛

事老人星現影逢百歲中秋

長樂郡庠俊園者生弘治癸亥年一百歲老亡子五雜俎

慈谿劉伯祥嘉靖辛酉鄉舉隆慶辛未進士歷江西按察副使年百有八歲

尉氏趙宗年百有二歲

寗縣樊福年百有十四歲

丹陽劉伯淵嘉靖戊戌八月生戊午鄉薦己未登第知海澄憂去起補臨川又憂去歷什邡湘陰寧陽餘杭屢難屢任不滿十月以生母沈氏告終養崇禎十年伯淵百歲兵部侍郎王業浩以聞命補近縣滿歲即褒封於是授英山縣知縣三月即馳封

餘姚杜一年百三十八歲尚為人賃舂萬歷　有司存恤

崇禎三年四月詹事　黃士埈言親齡望百求省侍許之仍令有司

存問

崇禎丁丑休寧孫元新年一百三歲見陳眉公像賛

丁丑五月進士鄔明臣言其祖必信嘉靖戊戌生今百歲令下部旌禮

私謚

泰和蕭尚仁洪武中以賢良召辛門人私謚貞固先生

宣城貢信之一名悦世稱南湖先生私謚貞恪

湯谿胡榮希華居家孝友門人私謚文莊先生

浦江鄭淯嘗代兄濂死私謚貞義處士又鄭淵仲涵徵君私謚貞孝處士

崑山殷奎孝章咸陽教諭私謚文懿先生

東陽馬濂原清官山東按察副使鄉人私謚孝廉先生

宣城陳廸禮部尚書殉難郡人私謚靖獻先生

瑞安卓敬戶部侍郎殉難宣德中劉球作傳私謚忠貞
鄞縣王賓用賓舉文學授林寧訓導　太祖試鍾山雨露反豢鵝二賦
命供奉翰林以教授卒門人私謚貞恭先生
義烏王稌有學行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金華劉履坦之洪武中私謚貞恭先生
崑山龔翊大章以金川門卒避靖難去之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黃巖應宗祥尚履諸生也好學工詩文門人私謚文貞
吉水解縉私謚文毅見胡儼祭文中
仙游鄭熙孔昭正統間以監生令安遠韓巡撫雍稱廉官第一卒鄉人
私謚清介
蘭州段堅可久景泰甲戌進士南陽知府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門人
私謚文毅

華亭張瑤仲圭黃縣訓導子　貴贈尚書學者私謚貞孝先生
無錫秦旭景暘父嘗讀論語君子以敬曰此萬金良藥也行己接物一
以爲準及卒友人李舜民等私謚貞敬先生
海鹽祝萃　成化甲辰進士廣東左叅政門人私謚文恵先生
福寧劉鐸彥振成化中歲貢生訓導仙居歸養母喪葬如禮有雁來巢
及卒學正閔鶚私謚曰貞孝
福寧盛仕春仁仲弘治中訓導泗州耽書至忘食淹貫百氏有失則悔
守字以自艾年八十一鄉人私謚文抑先生
閩縣何廷議南安府同知鄉人私謚夷穆
閩縣鄭餘慶定海知縣卒官定海人私謚曰恭孝
泰和王剪九達文端公直五世孫少游王文成之門嘉靖中教諭莆田本
師說而不遺格物卒官門人私謚貞穆先生

高要崇德子修早出陳白沙之門廉介有氣節舉於鄉知沙縣諭民十事隣士就教延禮之廣諸生額卒官士民聚哭私謚古廉先生

海寧衛指揮使王佐私謚康毅見徐咸謚議

金華陸震汝亨正德　進士兵部郎中諫南巡杖卒門人私謚忠定先生

華亭何震汝元官　教諭嘉靖中有司祠之私謚先生

華亭馮海性至孝母浦氏疾累月每夜籲斗求身代母獲痊而海以瘁卒里人私謚苦孝先生

吳縣杜瓊用嘉篤孝純德有司屢薦輒辭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淵孝先生

吉安曹與東石正德戊辰進士官建昌知府門人私謚文節

江都葛澗以諸生編國朝人物若干卷私謚正學先生

慶陽李夢陽卒門人私謚文毅先生
南陽王鴻漸　進士官四川按察使私謚貞惠
山陰汪應軫子宿　進士官江西按察僉事私謚清憲先生
封氏左國璣正德丙子貢士有文行門人私謚貞孝
鄢陵陳鄭友諒誠甫曆貢麻哈州知州門人私謚簡定先生
無錫王問子裕嘉靖戊戌進士廣東按察僉事退居湖上翰墨自娛門
人私謚文靜先生
漢陽張緒文倫嘉靖　進士南京吏部員外郎家居講學友人私謚
介肅先生
瑞州胡用賓其佐門人私謚誠行先生以子維霖貴贈浙江按察使
慈谿顏鯨應雷嘉靖丙辰進士官行太僕　鄉人私謚正道先生
海鹽徐州德安才識超卓所著匡章論均田議華山移賦私謚穎發先

生　王來子長力學性剛早卒私謚直敢先生　王文祿集

海鹽吳昂德　莫官　左布政使私謚文懿先生

徐憲忠官奉化知縣王文美私謚曰貞憲

銅梁李　號柏山　膺貢任奉新縣丞好讀書友人張佳徹私謚恭懿

慶雲楊梓夫　戚貢任玉田訓導卒官門人私謚貞節　慶雲縣志

高郭黃秉石福府左長史　恭王甚禮之父可大　推官恭王私謚順德先生　南城鄧元錫　貢士薦授翰林院待詔門人私謚文統先生

陽城張慎言萬曆庚戌進士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私謚端懿

嘉善錢士升萬曆丙辰進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私謚文貞

嘲錢牧齋

或題虎邱生公石上寄贈大宗伯錢牧齋盛京榮歸之作入雒紛紛意正濃尊韃此日又相逢黑頭己自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寬

況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庭邊柳撩亂春風問阿儂

錢公出處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聞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

夢卜

國初龍溪林弼元凱元至正進士授御幕洪武二年徵修元史舊名唐臣以國禁改出知豐城謫遠次湖口夢木人口眼似動意恐不免後御筆休問休於字為木人而問字草書如動像弼終登州知府

黃嚴林侍郎一鶚任江西布政中元日晝寢夢享婦人祭覺所享尚在喉間並里舍歷歷在目命隸跡訪果其坊老婦祭夫也問祭品及先忌辰以服具如夢中忌辰即公生日也

弘治中　趙琥計偕夢得詩風光在閩中謂必登第竟乙榜授閩中教諭

餘杭李春芳通經力學夢廷對第一願自負竟用秋闈明年丁未狀元興化李春芳也同名氏

蘭谿趙志高久滯公車偶夢唐狀元汝楫程探花文德來訪俱鄉郡先達也婦笑其老孝廉妄覬隆慶丁卯北上邑令錢諸孝廉獨趙不逐明年戊辰榜眼及第

嘉善丁賓夢謁拜程明道先生後寧句容入上元公署拜折宇祠果如夢中又隆慶辛未成進士初過濟寧榜人懇懃加等云夜夢人呼我迎工部驚寤無所見已夢烏帽者登舟其公乎果歷南京工部尚書

福清葉相國向高少時禱於石竹山夢人語之曰事君能致其身不省所謂再求明示遂再語曰腰繫是白玉帶

仁和鍾化民父夢其官至洛陽橋初令惠安修洛陽橋得舊碣曰維新即公字也意應之後開府河南卒

上海夏景華萬歷辛卯秋試畢夢人令裹銀五分出東門值某色衣者陰投之求捷景華雖不以為然姑戲之所裹銀紙書姓名求捷果值某色衣者投其袖中彼不知也其人晚解衣得銀云云亦笑而置之其人適書榜主司折卷云夏景華未定也其人遂書上遂不易人陽城李養蒙丁酉山西登榜亦畧同俱戲為之非有意也

萬歷癸卯漳州陳　夢福州林汝椿榜三十一名已次之初場連席因告之汝椿果雋陳不錄丙午登薦俱三十一

汾水張銓計偕時夢判事歷大馬司而止既司理保定夢官舍曰兩足亭設座三為楊貞肅繼宗許忠節逵揖公曰虛一以待然須他日今少有疑事相煩耳出案牘判畢目送於門曰後會有期醒而記有鬼訴人殺之判曰鬼殺人人殺鬼足相當矣擢御史以屯馬按漢中修諸葛武侯祠未及勒石公子道濬夢武侯求紀以告公撰記財半稿未就

陽城張慎言萬歷庚子夏居夢社友王仁同捷以仁入棘而非其才丙午張登榜值報者王仁因悟前夢庚戌廷試夢有憐君千里桃花客魂我三家村裡人之句果第三甲出身御史時忤璫戍肅州夢紅梨花為歸期崇禎初賜環道河東兵使餞之演紅梨花傳奇不覺追歎

上虞周夢尹中丞徵時禱仙姑洞夢贈絕句三年到此總無功栽得桃花滿院紅任罷不堪收拾去一齊分付與東風後令永新署壁前令刑所作

嘉興高斗光夢捷報其名方自幸報者又云非也君乃道素當在後因改名道素己未進士同榜嘉祥高斗光

平湖徐在中禱於少保祠夢少保語以關聖同宮後守廣州逮入京五月十三日棄市相傳關侯誕辰也

嘉興張駿徵夢入宮闕如王者則閻羅天子也出見作禮求師其子辭

母老不聽乃以公子治春秋非我習也召吏按籍始責攝者慰諭徹出

甲戌成進士

肥城書佐刁守宗夢閻羅王取八十人寫七省輪廻冊分黃黑總數十萬人八旬而畢送萊州請中丞從治四月二十日己刻蒞任守宗以轎往城門千人部校三四十人惟閻正將旗鼓軍容甚盛導馬八匹入公署見中丞於內室凡列二書爾一硏一中丞報書治裝飲菉荳湯即徼豐都之任各神卿迎三十里進臺投冊守宗以語人不信四月十六日午刻中丞中砲卒

蒲州韓承宣筮仕歷城邀其姻王褒一往褒一夢羅印其衣領及濟南陷韓以人雜縣印其衣領逃歸

沁水王廷譔崇禎庚辰進士初夢蕙花置席又同故僕王斗語不以爲意及登榜鴻臚寺報名見左如蘭王峙生次之始悟

鄠縣包文燁崇禎庚午初場偶倦夢韋馱神曰文雖佳以吹牛炙投文厠中矣懇救許遲三科壬午始捷以遺才第一領試牘爲風颺去無可跡欲另謄卷方過他所有老嫗從樹上拾之嫗夢神語此貴人物也完好如故

沁水孫如玉秀才夢壬午天榜首陰騭科三人德行科四人才用科屯田科各若干人詳著素履倉卒間止記第四人韓姓又榜暴戾恣睢若干人貪淫無度若干人詳著如前或硃筆書脩字如玉列貪淫中驚寤是科第四人韓　濟寧陳孟脩家關將軍廟側崇禎時回子數十人謀毀其廟孝廉孟脩獨不受謀復之被詬辱不自覺肩旬餘體平夢周倉曰與爾二羊皮及起傷目始瞭嗣後孟　脩弟臥廟旁聞將軍語周倉曰爾爲我將彼諸回亡何諸回以他事鬬死乙酉清人開科孟脩夢周倉促試果聯捷

嘉善陳舒癸未歲夢神付七題而身所衣衣冠非所制也清朝己丑南宮七藝俱出宿構

萬歷夏六月戊午予赴都試道宿舟中夢入大朝　帝臨殿　東宮皇孫以次左立問安邊之策或請南遷予方欲爭之俄飛塵蔽天云京城陷頃刻潰散不知所向曉以語同人各笑其妄甲申闖變追憶前夢雖草野不足道未始無驗也

硃墨預兆

東陽趙明欽萬歷乙酉鄉舉明年成進士歸娶乙卯主試貴州還途聞鄰婦哀慟旦跡之其夫故諸生忌日也下世年月日正趙生期怪問其所遺書出其稿即趙聯捷之試墨

廣德戈應試崇禎庚午登科歸拜舅氏襲沒見懸梁遺稿啟與朱墨一不異後應試易名爾辛未進士

吏堅志謁凌葉文鳳登進士官天台簿過生日於邸舍假寐夢人請吃麻糍既覺聞隣婦啼哭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糍祭享感泣耳文鳳問其所業曰業詩命取其舊業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字無訛因拜嫗爲　生之母奉之別所今再見於趙氏云

排調

平湖某輸粟納監且買姬戲之曰偏房花燭夜銀榜掛名時

豐吏部南禺坊游妓館題曰虫二謂風月無邊也

余同麓文敏過蘇申瑤泉文定家留飲設魚羹戲曰這魚有丁文敏笑而頷之已侍兒趣別余曰且住待申時行各隱其名以戲也

吳瀛海禮嘉沈大若一中同年相善瀛海邀沈觀燈沈指鯉燈曰此鯉雖佳恐非瀛海中物俄沈求去吳引滿勸曰水酒不堪大嚼再進一鍾

平湖沈莘禎少所狎羽童補功曹歷長沙衛經歷沈歷蘇州守陞員外

嗣端改唐詩嘲之鶴氅雲冠宮樣妝春風一曲度爲娘師公見慣渾閑
事惱亂蘇州刺史腸
海鹽吳少白刊詩一帙序曰先君號少白既不能文又不能詩曷足少
哉予之少也非少先君之白也乃少太白之白也云云 蘇州值雪 玉皇
昨夜買私鹽故把鵞毛細細旋今日虎邱山上望一个蘇州通麵煎
題虎 胡他胡他又胡他兩眼銅鈴怕殺他 一
婺人有縣丞行四十秀才行二十七子行三十六聘啟云四十縣丞非
廿七秀才之所敢仰二八嬌娥正三六新郎之所宜求
平湖令劉士璞以匠訴冤不之直被斧傷指邑紳候問曰政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
萬歷壬辰狀元侯官温正春由龍谿教諭或增四喜詩曰十年久旱逢
甘雨千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教官金榜掛名時

嘉興朱仲莪嘲尼詩不惜風流世所傳一生隨處覓烟緣超昇已出平康巷解厄還登波若禪節按木魚移此日歌翻虎鳳想當年一心未絕紅樓夢春夜猶思醉管絃

海寗陳某楹帖三十步聊葺以居一二件足耕而食或改之曰三分錢聊日生財一二妾足稱好色

太學某訪伎通刺眷侍教生伎報刺眷侍教旦

予友王介人有招飲者視其刺則王介臣也僕悮投之介人賦一絕句君是翳翳我面麻姓名舉止不曾賒西家受東東家醉只為當年一字差

海鹽朱同知學忠　進士題天寗寺僧舍曰存道堂或請其義笑曰賊禿轉音也

烏程沈聖岐萬歷　進士游狹邪間題香笑堂反人問所出曰千人

日个个美

讀杜工部詩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此君亦有外癖為之一笑

人有咏杜詩子璋髑髏血模糊之句而愈瘧者乃子美有三年猶病瘧

一鬼不消亡之句豈其詩不自靈乎　鄭以偉杜吟

鍾伯敬詩桃花少人事吳門朱隗曰李花終日忙乎譚友夏詩秋聲半

夜真朱隗又曰甲夜乙夜秋聲尚假乎

前定

龍潭龔某販參遼東寓撫順城萬歷戊午四月臨發待治一金壺逆旅

知建州當有變趣之南隣酒餞醉甚宿焉詰旦城陷南隣客俱殺本邸

獨全而龔某以宿南隣不免矣蓋建州之謀預究北即以大駔頗迫之

也

乙酉閏六月北兵破嘉興大殺掠縫人吳某居城隍廟前同三人夜伏

神座下見侍像進簿唱名　某人破　某　殺至吳　某　云殺於黃偉駭甚質明兵入迎謂來者非黃偉乎首兵曰我非也次日黃偉因報吳問何以知我告之故歎曰我徐州人於爾或宿業若甘心焉寃報何時已乎即神前解之拜稱兄弟而去

山陰范明隆貴州副總兵罷歸值鼎革張存仁鎮浙以明隆父任遼東都司同明隆讀書丙戌下浙東聘至論舊不異疇昔令通謁巡撫蕭起元方殺南將忽記明隆亦浙東人立召斬之明隆實非南將又忘為存仁故人也存仁大慟賻三百金使不因存仁夙好何至誤罹其網哉

澉浦所百戶王雲遠　遭亂同婦應氏乳自活　弟某亡賴以百戶名官浙東浙東敗張存仁按名捕百戶斬於市婦　氏給配營卒義不從自經其弟尚存

同庚

永康程京兆正誼義烏吳御史懷忠同嘉靖庚子九月四日子時生同隆慶辛未進士同司李內召懷忠入西臺忤時宰出守袁州仍謫潛山邑邑死正誼以刑曹歷大京兆年八十

萬歷癸丑會元宜興周延儒天啓乙丑會元無錫華琪芳崇禎戊辰會元嘉善曹勳俱生萬歷　月　日其時地小異先後冠南宮亦奇

內承運庫

正德三年睢州劉淮以孝廉入太學歷事兵部時同年詹伯齡亦歷事內承運庫述庫中有象牙二長三丈重七百餘斤蝦鬚二圍如鵝卵長三丈東方朔桃核半枚大如人掌麟皮一大小珊瑚樹八九枚次日余同詹進觀之果然麟皮已蛀闊可七八尺桃核中鐫東方朔桃核五大金字劉淮聞見錄

朝鮮使臣夷人寫早朝詩

正德四年元日候朝辰時　上還未出時有朝鮮日本安南三國同陪臣候朝其一人畫地作字云花迎佩劍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又一人書云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余同劉宗敬觀之良久宗敬曰此夷人寫早朝　詩有意笑中國嵩祝之晚也衆憬然　劉沺

南曲

海鹽腔始元澉浦提舉楊氏

崑山腔始邑人魏良甫

國榷自序凡例

亦左氏曰　明興垂三百載治駸駸日以盛而史事則學士家猶遜言
之木天金匱之藏每乘輿代興則詞臣雲集而從事既奏竣循之秘閣
即薦紳先生不得一日窺周秦以來史臣有專職亦有品述故其官與
業交相勸也　明之史臣黜矣大概備經筵侍從既奪名山之器而前
後有所編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議如築舍非正三公而將八座
者不得秉如椽焉且　明初史館布衣亦尚與壇坫之末其後非公車
不敢望又其後館閣有專屬即公車之雋或才如班范未始以概進也
噫明之於功令斷斷甚矣故史日益以偷垂三百載而無救以左足應
者　神宗時陳文憲銳意於史而史竟烏有雖文憲不免喪事脫幸而
史恐不堪為唐宋六朝後何論雁行也計其時鄉𨜍新都雲杜二三君
子足任鞭弭而曾不一收漫浮之用又曷史哉故史至明逐以秘而為

釀盛汾陽之險險也而史江陵之嚴刻而史楊文貞董文簡之編收也
而史史之權不有所執則有所避蓋棺事定革除事已蕩為飄風冷塵
滅沒半不可問而周之頑民所脫然刷洗者十一耳　永陵議禮至於
今甲可乙否聚訟之舌敝而猶新此將何以委之也　定陵實錄告成
俄而在事諸臣半削籍甚則授縲謝世以國家忠厚鴻龐昌言無忌諱
而千載上腐刑餘沒尚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然則今之史拘忌文法
桎梏耳目言之誣淑之短赤之俗不但爾爾江左前史出一家唐太宗
命諸臣為晉史始劃繳而不適於一永叔為五代史則著為新唐書則
不甚著天下事成於獨而敗於同比比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簡予奪
之間失得相半鄭端簡號為博雅有其學矣惜非其才北地才而不史
瑯琊欲史而隱恐以沒入其初皆不踐丞明之廬雲杜奇徑非久遂老
簿書錢穀間史才難得亦難失當亡或任爾不復任目則雖能史者有

摧謝規避嗜以身為射的哉故予竊歎明史而痛之每欲振筆輒自愁攘臂不敢稱述閒窺諸家編年於譌陋膚冗者妄有所損益閱數歲衰然成帙不遂灰棄舉而薦之鉛槧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諒哉雖然塵飯塗羹戲之云爾持以質大君子之門方士龍芻狗之不若何況乎綿蕞也

天啟丙寅三月朔談遷書於棗林之客滕軒

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顧事愴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終當覆瓿聊識於後　遷又跋

義例

橫木水上曰榷漢主帝榷商稅今以榷史義無所短長也事辭道法句権而字衡之大抵寧潔毋靡寧塞毋猥寧裁毋贅若亥豕之訛雌黃之口尤其慎旃不敢恣臆於百禛之下

宣尼又言文勝質則史柱下之藏早見其端然純任夫質不免固陋即
斷爛朝報耳文獻足徵則闕疑傳信學識以濟其才亦千古存質之意
實錄外野史家狀汗牛充棟不勝數矣往往甲涅乙渭左軒右輊若事
跡全瑜人鮮完璧其何塗之從曰人與書當參觀也其人而賢書多可
採否則間徵一二毋或輕狥
國初沿宋元之習文多弱蔓駢正間漸尚氣格而敘事之文猶故也章
奏長牘最蕪下讀輒不易竟故十汰其九鈔年綴月譜有去留
司馬子長於漢初曰沛公曰漢王據實以書後人或概從帝號頗乖其
素今特如本稱庶明履歷
國初如漢陳友諒吳張士誠夏明玉珍之類或書入寇云偽漢偽吳偽
夏大非孝陵逐鹿之意秦初未嘗臣六國漢初未嘗抑西楚也孝陵詔
勅不諱為元民而諸家輒以成敗責一時敵國得毋早計

建置改創始必書如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肇工作定禮樂正賦役開科貢頒詔令例宜書除官惟賢好之有繫於國者及閣部院則書餘不盡述諸王勳戚文武三品以上薨卒例得書其賢士大夫雖庶賤德業流聞者不敢遺也祇文儀注節取之不全錄至諸書考證諸人評騭採其確覈者災祥寇戎尤不厭詳矣

昔人論春秋書法如六鷁退飛過宋都謂人仰觀見為六物察之知為鷁而退飛極望知其過宋都蓋先得數次得物次得地也隕石於宋五謂見有隕自天者察之石也其地為宋而數之為五蓋先有觀次得物次得地而後得數也句不數字盡俯仰之情態真聖人化工之筆宋初穆修張景銳志古文嘗待朝東華門適奔馬踐黃犬死因各紀其事穆曰馬逸有黃犬遺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穆語人拙張較甚而淆犬之色則麟筆豈易擬哉噫袞鉞遠矣穆修張景竊在季孟之間

天啟辛酉值内艱讀陳建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採漸廣且六易稿彙至卷百丁亥八月盜胠其篋搟臂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恒借人書綴集二十餘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遂走百里之外徧考群籍歸本於實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為善本携李沈氏武塘錢氏稍略焉冰毫汗壓又若干歲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劍予病稍之矣　江左遺民談遷孺木識

附錄喻叔虞國榷原序

取二百四十年之間七十二君之所行事斷以一人之論以成一家之言者春秋也春秋者孔子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故官秩不錄於柱下筆札不給於蘭臺版冊不藏於天府春秋者野史之犠象也道雲不待合而雨河不北趨而南天地變而戎滑夏天乃與秦以廢古書籍則火執政搢笏而治丹鉛腹誹則誅執政張口而談國事談與

初尚樸圜天又不然發古而後稍任經術於是司馬遷班固之徒世其官而西漢有史其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國之才而恭他國之志然亦必稽當時稗官說家之言以為張本孫盛以枋頭受嚇崔浩以謗國罹禍則亦秦之餘猛矣又安冀國有信史哉史失則求諸野則野史之不可失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權於萬世者也三代而後國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畧如椽關馬鹽官談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朐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迷靡不兼收勒為一編曰國榷予偶游海上受而卒業觀其志則在春秋觀其法則在綱目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關國中興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權臚記眉列赫焉侈矣詢一代之鴻業也夫以木橫水曰榷若

孺木之所採輯鉅纖畢修久近並綜誠哉權而取之諸家無遺言矣孺木以帖括之暇而效爲朱墨本蓋良史才亦由識朗而學贍故能成其大志與今經五出子者四而史居其二書之謨則言治而不言亂訓誥則言治而亦言亂春秋則言亂而不言治矣若我明之世質之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愧我 明之法防諸奸臣賊子之亂而最嚴千古郅隆之盛天用古以興我 明也宜孺木國榷足以兼尚書春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書也異日者孺木得載筆而升木天以文墨事天子大書特書其賢於龍門扶風遠矣是編且獻而藏之金匱石室聞野史云乎哉崇禎庚午正月新建友弟喻應益撰

附錄黃梨洲談君墓表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

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
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
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遐荒皇城烈焰國滅而史亦
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
邸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榷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敍緣
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
為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
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寍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
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為奇士願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
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
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
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

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據袂公行笥書尺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為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為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辭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著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為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衒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來乞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附錄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談遷字仲木一字觀若留心國史考證累朝實錄寶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歷後尤詳號為國榷中年燬於火乃復沉思强記覆閱作書論之故老墨枯筆禿饘不及餐晚克成編南都議上景皇帝廟號曰代宗一時以為當仲木獨以為非有答友人五言辭雖未工有關典故特錄之詩云成周作謚法大小行乃傳公旦暨邵望舊制自聖賢相古后皇陟南郊必稱天易名典克愼敎法宜精專渙後避帝諱臨文率拘攣唐以代易世宋以真易玄其文雖或殊其義則一焉景皇承大業即祚凡七年多難固邦國文武要畧全婁遣奉迎使事兄禮罔愆及乎裕陵返黃離位南編初非因堯城奪門言何論梁瑢筴始建張愆毋用宜廟號猶未備何以垂簡編禮臣失不學代乃居世先相越僅五世文義詎可沿議說十五家秉禮恐不然羣疑以為是横議臣談遷

本傳 見海寧縣志隱逸

談處士遷字孺木性好博宗久不遇益肆力於子史百家之言尤諳剞

朝典故嘗曰楊文貞賢臣也而於革除多失實焦泌陽壬人也而於正

士加厚蔗徒狗愛憎耳豈有定論乎於是訂正纂輯成一家言崇禎壬

午間受知陽城張公慎言膠州高公弘圖二公者天下之望相與為布

衣交甲申高入相張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諮於處士多所裨益相國

以處士諳掌故薦入史館泣且辭曰遷老布衣耳思以國之不幸博一

官高乃止已勸寺交媚時事且日非處士私語二公曰公等不去將任

悞國之咎二公用其言先後乞骸骨乙酉張客死宣城高致命會稽處

士歸於麻涇之廬丙戌會盜起剽掠藏稿盡失甲午會婺州總河卜丞

宋之錫聘之游京師嘗走昌平謁愍帝陵是時吳太史偉業在翰林慎

與可獨重處士丁酉夏以事至平陽去平陽城數百里遠處士徒步往哭

張冢宰之墓處士操行廉雖游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卒年六十有四所著棗林集十二卷史論二卷北游錄八卷西游錄二卷棗林雜俎十二卷棗林外索六卷海昌外志八卷

許公故廟碑記

邑人談遷譔

溯我鹽官有忠節許公殉睢陽以障江淮輕七尺以安祖廟生致東都舉命偃師在至德二載之十月旬日賊遁反葬故里楊園村田叔和云葬洛塘南意其時馬鬣崇封蘋藻修潔寔惟是三尺之土已也宜有廟而掌故失載臨安志云雙廟在縣西縣今思之洛塘故廟因雙廟而故也至德二載迄唐末百四十年安有曠代之久墟墓生長不廟貌其間李初專祀公無疑第安石之白碑易勒甲胥之祠額易說於是漸登未滅頓值沈彬武庫方營遷直樗里悲哉乎後之人眈眈焉攘竊寸尺寔能追擬忠魂仰妥貞魄全東平之塚樹表太師之泉臺哉猶未已也併故廟而佚之际若下鬼今於叢祠名寶俱喪盼蠻亡聞僅附公於右沿流忘源如此吾未知其可也遠獲稱鄉人私淑千載之下俛仰往蹟幸釐正其事以歸之我公云

又跋云縣志故廟失載歸其重於雙廟也今廟又祀劉文龍謂廟成

於文龍許氏不敢忘德第以溷睢陽非立廟本意